史官陳仁錫明卿甫評選

好個人間有事皆當做

文

解氏雙桂坊上牌文

解縉

伏以周家論選士俊士造士之秀曰進士與天下而爲公解氏由唐朝宋朝元朝以至于皇朝視江表而專美乃於孔道爰建新坊于以表文獻之足徵于以彰世科之寖盛擎天柱穩飛雨簷齊恭惟監察御史大經進士翰林應奉大紳進士令肅風霜光依日月當大明之盛際偉洪武之甲科一舉成名二恵競爽人皆稱難爲

H. H. MU CHINESE LIBRARY

兄而難爲弟我獨謂有是祖則有是孫聽玆花蕚之相輝還是竹梧之遺澤餘子無出其右五經尤長于書攻方弱冠二十左右之年一鼓而魁於鶚薦及對丹墀三千禮樂之字聯名而唱於臚傳如大小宋之後先與東西陸而伯仲萬選萬中所挾若韋玄成之一經載馳載驅不待乎韓吏部之四舉是故龍虎榜首謂之鴻雁行閒故父母之俱存允君子之至樂以新進士任清要官或綱紀於烏臺或儀表於朝著此高令尹所以有雙桂坊之華構而詹中書慨然有三大字之扁題美哉一坊凡此雙桂雖未及竇家之五然已倍郄林之多吉士無

花敢鬪香從此遂流芳於奕葉人間有事皆當做庶幾能悟　主於片言老我冬烘嘉君夕秀嘗忝焚香禮進士之列又覩升堂拜家慶之榮袞衣日月旗影龍蛇丈夫固當如是和羹鹽梅酒醴麯蘖宰相時來為之嘉與同盟共伸善頌

解家兄弟真連璧雙桂坊成二月初一舉成名天下有兩枝擢秀世間無墨花香映龍蛇字橋柱曾題駟馬車

昨夜東風吹斗轉魁星又頭泰階符

世衰道微
跋出作氣

跋

跋蘇太史書柴宗禮傳　解　縉

縉受學於太史蘇公平仲誦習其文知公之文必可傳世也今夏官主事柴君以先處士君行雖不下於古人微太史之文亦安能卓卓如是哉按據士君之友金用賓括人待父宦游因家下抗元未常仕矣已而內附遂不仕從家義溪宗禮家近焉從暇牛種耕植以養母家益削而守益固或泣其困也勸之仕終不出喪其母父而不克舉日夜號痛人不忍聞宗禮方講爲舉襚之賓竟以哀毀卒其妻亦死宗禮慟哭告其朋友故舊出

財力立舉三喪塟之又負畚鍤親與其子封樹曾大雪手僵大不顧也嗟乎此宗禮之義誠可於古人中求之而其責用賓之朋友故舊有日用賓在時諸公敬重每不惜千萬錢供具爲宴樂用賓未嘗赴今用賓死獨千萬錢不爲舉其家三喪則平日敬重者皆僞耳宜乎用賓不肯與諸君宴樂也由是人人感動處士君亦善言語哉傳又言予不識處士君聞其義延與相見容貌卓犖言未旣不辭竟拂袖出去不知者謂縱恣禮法之外哉此乃所以爲處士君也嗟乎其於太史公尚如此則其傲睨一世高視曠古豈不可想見哉太史公謂特立

獨行之事非特立獨行之人不能爲余謂此文之必可傳也

跋王侍郎所藏楊補之梅

予鄉先輩楊君補之世家清江所居蕭洲有梅樹大如數間屋蒼皮蘚斑繁花如簇補之日臨畫之大得其趣間以進之徽廟徽廟戲曰村梅因自署奉勑村梅更作踈枝冷葉清意逼人而徽廟不及見矣南渡後宮中以其梅張之壁間有蜂蝶集其上驚怪求補之而已物故不可得矣其平生耿介不慕榮利故不俯仰時好不得而知也侍郎王君得此紹興中作正其奉勑村梅已後

不及見正化爲蝶此影落鑑湖也

晩年得意之筆重可寶也

閱此傳已三更矣淳丁白壬戌秋日記

傳 贊附

太原王傳

解縉

解元字善長吉安吉水人竦眉俊目曙光玉立神彩鑠人垂手過膝能百步穿楊葉號小由基能以索持九牛却行嘗乘駿馬馳突賊陣往返如飛初起兵保安軍德清積功授青澗都虞候建炎三年詔隸韓世忠擢偏將軍世忠出下邳聞金虜大至衆心搖懼世忠憂之元使領二十騎游俘其生口備虜情俄而復出虜騎數千四面集擲身陷輒陣左右鶻擊大呼聲振刀甲一大酋驚墜馬走衆共辟易遁去以功授閤門宣贊舍人苗劉走

追之臨平戰良久揮戈解甲單騎盡擒之浦城四年三月金人攻浙西世忠邀之京口橫海舟以截江虜出小舟數千以長鉤扳艣元躍入其舟大呼盡殺短兵擊數十百人生擒數大酋仰擲之海舟頓絕無能脫者以功授中州團練使統制前軍討閩寇功皆第一劉忠者長沙劇賊也擁衆數萬據白面山前阻水而營官軍擊之多失利有詔世忠及元進討之距賊營三十里而陣衆心憚之元單騎直前渡水薄賊營持丈八長矛據鞍四顧賊懼其狀貌莫敢鬭賊環營皆望樓從上視其下指呼倏忽四集世忠患之元得其情勢歸告世忠曰易與

爾請爲將軍卒期破之乃率兵五百長戟居中翼以弓矢自領十餘人一鼓據望樓立赤幟麾兵四面並進賊驚擾迸散劉忠騎甲赴水元解衣入水生擒之湖外悉平改相州觀察使紹興四年金虜及僞齊入寇世忠自鎮江趨揚州元趨辰州金兵大至元度明日必至城下先遣百人伏于要路百人伏于嶽廣自以四百人伏于路隅令曰金人若過我先出掩伏要路者見我麾號則立幟以待金人必走岳廣伏兵皆出又決河以遏之賊破必矣金人果走岳廣元追獲不可勝計時城兵不滿三千金萬戸黑虎頸最號驍勇直造城下會語元郎跳

下城擒之以威鎮兩軍未幾元朮督兵四面攻城元郎却之追奔十餘里金人自驚溺死十餘萬人改同州觀察使六年與世忠出下邳以數百騎虜伏兵萬餘人逆戰大破之授保順軍承宣使十年略地淮揚駐劄伶莊騎兵絕之敵騎數千來迎戰元揮戈大呼衆皆爭奮敵遂披靡後部駭懼元躍馬大呼曰解承宣今日以一騎臨陣能敵者與我戰虜聞之震慄元因突入其陣大戰自辰至午馬足盡赤敵衆大敗加神授龘衛四廂都指揮使明年世忠罷兵柄為樞密使以元鎮江駐劄御前都統制以統世忠之衆又明年進侍衛親軍馬步都虞

此人與此人之文俱未可少

侯封太原郡公保信軍節度使見朝廷專主和議屢諫表上不聽知大功不建感激發病薨時年五十四歲贈檢校少保晉國公謚武襄公孝宗追封太原王謚曰忠武夫先祖有善而不知是不知也知而不傳是不仁也不仁不知豈得爲賢者乎故凡觀于此者尚惕然而有感哉

伯中公傳

觀我名子尚入試名觀臨川吳文正公更字之曰伯中幼警敏嗜學不以食息廢口不絕吟諷精思妙契至忘寒暑與客言談乃皆不知雖在塵攪莼無所覺幼時大

文莊公山先生藏書萬卷竊讀殆遍大文久而方覺已甚奇之受學于季大夫王靜先生先生善導誘與嘗舉所見宋諸儒諸老宿德儀容嘉言善行令人竦然伯中益自刻苦文萬安君清曠不仕家僅給無餘獨處一室隘甚人不堪晨起供灑掃園蔬灶下書冊不離手簞食瓢飲炊菽數筥遂且啖且讀未嘗知味天文地理兵刑曆律靡不精究尤深于易考宋史如指掌著宋書一千卷天文星曆一卷地理若干卷衍八陣圖註五經刑書攷一卷作萬分曆推步如神作儒家博要四書大義周易義疑通釋古賦攔江網策場備要四書今行于世家若

嘗夢于東門嶺宋儒者數十人衣冠儼然進而揖之其一人曰我朱元晦也聞有解觀我者善學汝知之乎答曰叔父也遂與之俱來醒而告之伯中乃獨喜題名譽日炎起矣從學者益衆天曆己巳與弟蒙俱試江西主事林興祖欲以爲首彭士奇私于夏日孜興祖怒甚捧兩卷却立楹下徐第爲四五乃兄弟不失倫焉士論慶之同上春官不合乃留與吳文正公論辯星曆宋書流誦古今不遺一字語嘗通夕文正公遂以宋書屬之至順辛未南還壬申舉于鄉再不第至正癸未翰林典籍危素奉詔來修三史伯仲至京上書其畧曰遼與本朝

不相涉又其事已具五代史雖不論可也所當論者宋
與本朝而已而所以定二國之統者蓋有四焉一曰明
國朝之大體二曰稽先哲之成法三曰證時賢之確論
四曰審事變之微權恭惟
世祖皇帝龍興朔土征伐四克啟運立極前無所因蓋
此班固所謂得天統者也當是時金源余糵尚假息河
南至
太宗皇帝然後平中原之地踐為荆榛所得戶口無百
萬當是時宋猶夾攻之好世祖　皇帝之至元十三年
然後平宋以上接百王之統東西之地繁盛富庶所得

戶口乃一千三百萬是皆居天下十分之八由是論之
天朝平金在先而事體輕平宋在後而事體重今議者
乃欲以先後爲尊卑而不知本輕重以正其大體且得
以辨其先後不通之說夫今之制職先至者居右議者
之論蓋本于此臣愚觀之先至者宜居右先去者可居
右乎正猶人家長幼先生者爲兄先死者得爲兄乎推
之于國先與者爲尊先亡者得爲尊乎此先後之論所
以不通也若論輕重則理易明矣今之斷例二事俱發
以重者論是重可以該輕輕不得以掩其重也在禮祖
有功宗有德　太祖皇帝以開創啟運之功廟貌爲世祖

祖皇帝以平宋混一之功亦廟貌爲祖葢以啟運平宋二者俱重故也議者乃欲援金以爲正統如此則承金統者實在　太宗皇帝然旣以守成之德稱宗卽平金之事爲輕明矣若天朝正統截自此始則推之于前而太祖皇帝得天統者不白矣引之于後而世祖皇帝接百王統者不著矣此輕重之理所以易明矣有宋則及于漢而過唐其君則有若太祖太宗眞宗仁宗有若高宗革皆賢明之主大臣則有若李忠定公張忠獻公趙忠簡公皆傑出之佐理道學則有周程張邵朱呂之繼統論文章則有歐蘇王曾之名世論逸隱則有陳摶魏

杼林逝之遺高論忠義則有若李若水楊邦義李芾文
韓王李文靖公寇萊公王沂公有若范文正公富鄭公
韓魏公司馬溫公有若天祥之死節類皆炳炳烺烺足
以追跡三代漢唐比之隘矣至于遼則與宋相鄰百五
十年今則首末百二十年遂爲聖宋與宗二主歷九十
年金惟世宗章宗二主歷四十餘年皆與宋講和號爲
承平然以元魏孝文興禮樂崇文治方之恐猶有逕庭
也然則宋之爲宋比之漢唐有光遼金之爲金比之元
魏而尤歉譬之梟雀短長其天素定恐非人力所得而
繼續增損也臣愚謂嘗稽完哲之成法者此也先世郝

文忠公謂綱目旣正蜀漢之統而舊史尚仍陳壽之作乃著續後漢書以反之正姚文公謂昭烈旣以帝不書名春秋法也時書名者惡其讒詐憑陵誘執中夏之君而戕之也金人之在靖康專以講和誑惑爲術賣國之臣從而信其欺脅輒守備括金帛鉅億以塡溪壑卒誘執二帝驅迫三千戶于絕域其懷讒縱毒奚翅楚虜之所爲哉仁人志士至今爲撫卷憤惋夫狙詐狐媚以取天下石勒猶且羞之矧大道爲公之世乎抑惟天朝以淳龐忠厚天心修史舊訓所以法敕春秋永昭鑒戒若中華正統强不義者遂可躐居恐傾奪成風人欲肆而

天理滅矣或者又曰高宗不能復讐嘗屈節稱臣于金豈復得居正統臣愚又應之曰唐高祖稱臣于突厥矣然頡利卒爲太宗所擒唐之統固自若也而何有乎突厥晉高祖嘗稱臣于契丹矣泣入汴卒不能爭漢則晉統自有繼之者而何論乎契丹大抵倉卒舉事不能伏義自立而屈已稱臣于人豈待智者而知其失策故繼世之君幸而如太宗則立雪其恥不幸如出帝則自底滅亡然而中夏有主則一夫之存亡固不容以變其統此五代史記所以系漢系周而初無與于契丹也有如高宗之失策特誤于奸臣而又爲梓宮太后屈耳方是

舛氣

時粘罕既死兀朮屢挫劉錡大捷于順昌而岳飛乘勢獨立有虎視燕雲之勢陝西山東兩河忠義之士蝟毛起自非秦檜矯詔殺飛舉垂成之業而棄之則金人其能坐而有之哉及孝宗繼世定為叔姪之國則金世宗已讓高宗為兄與澶淵之盟蓋其懷讒縱毒奚翅楚虜之所為哉仁人志士至今為之憮幾矣延乎理宗遂夾攻蔡城雖仗天兵之力然而殄其祀屋其社亦足雪九世之仇恥矣蓋金之興既在宋後而其亡也又在宋前宋統始終自當屬于皇元彼何與於此哉臣愚所謂審事變之微權者此也誠以此說而勘會之則羣疑冰釋

有光宗祖

大道天明正宋統以槩輿遼金公議表會之旨人志壓
服永有辭于萬世矣時任事多右金統又夷夏之辨嘗
時所諱書上大忤羣公亦徑歸其後書成天文律曆多
竊取公餘論姪孫縉以洪武巳巳嘗錄是書於華蓋殿
奏之亦庶幾公之意也公嘗于居近虎丘山講學後又
建山東書院于金斂嶺扁曰麗澤齋弟子自遠至者甚
衆公授徒廣陵廣陵天下繁華極處也然歌舞未嘗近
公整齊嚴飭目光如炬人敬畏之至正丁卯再舉于鄉
明年試春官臨川吳常見其文知之恐其復入也强詆
黜之物論沸然太史公時在當坐上怒曰先生何書而

後主尚襲舊號乃著國統離合論以裨其闕元清河公作淮安王神道碑言宋承中華之運世祖皇帝紹建撫圖淮安王獨成至統止獻公修世大典其叙平曰宋世祖皇帝遂能一六合以上接百王之統又述補邵一首曰元魏伯用而王者也宋周之期功也遼之伯曰抱珥也此非有愛于宋而私之也獨東原謝端著書以主金遼亦欲自爲非死而已未嘗謂可加于宋也且既以高爲徽宗適傳非漢晉疏屬之比則昭烈元帝猶未得承正統于高宗復何疑焉甚者欲破五代史黜周以四代史夫五代賢君僅有周世宗而歐陽文忠公史筆與司馬

子長雄欲易之以進劉君而使契丹不幾下喬入幽之
甚乎臣愚所謂証時賢之確論者此也或者又曰金人
嘗甘心于徽欽靖康統絕則金當續矣臣愚應之曰周
幽王嘗陷西戎之難平王東遷宗周黍離矣仲尼作春
秋乃始明尊周之大義則周之統未嘗由幽王而遂絕
也。晉懷愍亦惟青衣之辱元帝南渡神州陸沉矣朱子
作綱目亦復帝晉之統則晉之統未嘗隨懷愍而遂亡
也。聖賢經世立法亟以存天下之大防焉耳春秋書楚
之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夫諸侯至是恥當有慙色
公因至胄監傾動來觀曰不識解觀何狀乃爾奇特耶

公遂絕意仕進至辛丑陳友諒以書招之遂往勸以息兵守境友諒不從謝病解機務爲太常禮儀院判養病著書江舟破死焉歸塟里之上斜山娶古城劉氏子五人

弘文館學士羅復仁傳

洪武四年丁酉弘文館學士致仕羅復仁卒復仁江西吉水人初從陳友諒所爲不樂爲之用歲壬寅　上兵至九江因援身來歸　上得之甚喜命侍左右親任之從破友諒于彭蠡遂賫蠟書諭表臨諸郡甲辰　上即吳王位除中書諮議復仁性率直毎論事措陳得失無

有隱避由是待遇且厚及大兵圍武昌友諒之子理固守不下復仁往諭之至城下號慟竟日理信之使召入問故復仁盛陳　上威德且曰大兵所向猶拉朽今不降城且屠城中民亦何罪願早爲之所庶家族可保也理驚懼遂降復招撫江西還爲國子助教以老賜小車出入每宴見賜坐飲食丙午春使山西時擴廓帖木兒以恢復爲名前後使者多被害被仁至折以天命人心所向擴廓一心善之即日遣還洪武元年還翰林編修二年冬賫　詔諭安南使無侵占城池安南未歸即受詔復仁曉以大義其君臣懾服比歸遺金貝土物甚厚

復仁辭不可洎歸奏之上多其廉讓改翰林檢閱未幾拜弘文館學士屢召與論事嘗操南音以對　上以其質直多見聽納嗟呼爲老實羅而不名賜以誥命初復仁所居甚陋　上嘗往過之復仁方操塗具完壁　上笑曰是豈所以處賢士哉即日　賜第城南門內尋乞致仕許之賚予甚厚　陛辭復賜大布之衣而題其背曰性雖麄率忠直可喜賜此布衣放歸田里時人榮之已而　上念之復驛　召至京師居三月憫其衰　賜玉帶名馬鐵柱杖及家僮飲食之具復遣還至是卒于家年七十四深于易尤善爲詞賦在翰林有玉堂唱和

藁六

亡友六君子傳

洪武戊寅予友黃君玉鉉金華兄弟皆遭故死非其罪予深悲之又念平生故人自少至長相見莫逆者六人皆客死京師劉君朴字子素周君霖字子用廖君存字敬存廖君持字敬已敬存除學官未赴子用應進士舉不中敬存嘗爲憲椽吏敬已除溫州同知玉鉉鎮江知事金華自中書舍人出爲汝寧教授其文章學行皆不愧古人與予每議論至于死後云云亦各其心孰知其先逝而予獨存且其所遭遇顛頓坎坷不得一伸其志

又何其同也豈不大可悲也夫後死之托悠悠蒼天盍嘗過大梁徑北邛入潼關至大華終南山之下因記憶金華所爲文不覺爲之出涕也恐久而六人者至湮沒是予之責也乃者其大節作十友六君子傳

劉朴字子素吉水瀘江人也少有志節耿介絕俗然所交友死生患難托之皆能盡其義輕財重義然諾議論英發評古今人物賢否高下事之成敗曲直毫髮不爽由是寡合雖至親洽出一語非義望望然去之其所不爲雖死不可強其書清勁灑落爲文章詩歌古雅典則世家治尚書系長沙漢王後宋初居郡之西昌石台吉

州進士自劉濟始其遠祖也龍津先生諱鐔者其從祖
其兄伯川　國初爲戶部主事有才名其尊君文明博
學隱德朴有子四人燁煜焯炳
劉霖字子用吉水桑園人自少以聰敏聞治春秋諸父
百子博洽無遺嘗與其談達旦上下數千載與亡成敗
事如目覩耳聽若忘倦善談論亦寡合者應進士舉不
中死時纔三十餘其家世自廬陵烏東徙居吉水桑園
時高宗南渡也子用善教其族人子弟皆能文章有子
曰綺曰綖
廖存字敬存其父退省遭亂資遣東西以學校詩經刻

若不憐　國初與其兄敬先應進士舉不中按察司辟爲椽已而棄歸學益進朝于京師一旦遇疾死于一人

世家吉水東溪

廖持字敬已敬存弟也自爽朗不羣特與于善刑部公原禄稱其志操及爲隰州同知考滿至吏部侍郎侯庸方好談佞敬已入謁不拜庸摭其力不中下獄死有子一人

黄玉鉉初名鼎字孟舉少有美譽于書無所不讀通五經與弟金華齊名文章甚似蘇子瞻司馬子長皆善議論玉鉉仕終小官然一世皆知名

金華登進士第時年十八
太祖高皇帝眷顧之甚厚有文集若干卷其家世自盱
江為令吉水其曾祖立道多藏書其大父九衢博洽老
儒父粲稱善人兄弟皆有子贊曰
唐虞有八元八凱周有八士同出一家同顯于世如
彼其盛也今六君子者財出一州而所就如此夫何
如其可惜也夫何如其可惜也嗚呼噫

東溪廖孝子傳

張鍠伏質報父仇曹娥沒水求父屍不幸而死吉翂代
父受刑黔婁為親請命幸而不死然皆自分必死矣幸

翕文先筆

不幸有命焉人尚憐而著之王子安省父南交溺于海廖自公省父大寧溺于河死命也而心不展志不伸不其重可憐也嗚呼　妹周樂于奔馳闉闍罔樂于行旅人不知命也有定焉當死也居亦死行亦死自公雖未嘗必其死然曷嘗計其死且而死于省其親也若死于兒女子之手者乎于是王子安死千年而自公繼之自公幼能文章根經斸史淵涓耿節恂恪恭敬儼然貌不逾中人而所當爲奮發如霆不可測其父敬先謫大寧三四千里水陸奇險自公歲往省不以寒暑需有大父有母有叔父有弟姪有妻子家人衆多當離別

恐泪背嚬間强顏笑語慰藉老稚出門及童奴客旅相處曲折良難敬固粹然有德君子也然能動其慍喜自公見輒喜慰甚自公平生愛人一家人愛之自公幼子孑然孤立人見者皆爲變色自公死時洪武某年某月某日也其弟自勤祭以文綢繆纏綿痛苦情切甚讀之使人墮泪初廖氏嘗大顯于吉吉稱東溪廖氏有名自公六歲退省先生卓行舉世不可測與予叔父刑部公原祿相謂親家敬先兄弟三人皆賢亦皆仕有名聲其季敬巳尤高潔不諧世特與予善自公兄弟四人皆善予嘗歲時過從見其一座三世人跪起列侍森森郁郁

或舉觴論文川華月映顧盼如在圖畫中識者多云是家不偶然必將昌大未幾敬已沒敬先謫去自公死倏爍閒慘然淒斷若此何也贊曰

玉也不必以圭璧驥也不必以羈的中道而折衆所真嗚呼斯人而斯溺

賈義婦傳

賈岳妻程氏之女也粗涉書傳有德容年十八嫁爲岳妻岳父羽初爲海南衛鎭撫謫廣西岳涉嶺海省之得疾遂死瓊州方疾亟時程氏許從死神傷不能哭遂自縊生與岳同年二十二歿時洪武丁丑也一子鞠于祖

文亦淨

父母賈氏以武義聞至羽尤善文學士岳遂能爲文羽字義甫今爲横海衛指揮善儀其家中書舍人吳君仲平云賛曰

慷慨殺身易從容就義難人于所當死亦有近于勢不能不死者若程氏其何迫之有所當爲難也然瓊在海外而民俗皆知慕其義至指其門歎惜之嗚呼亦足以見風化之大行歟

胡貞婦傳賛

胡貞婦曾氏諱靜貞吉水蘭溪人曾一中女也一中之先人諱三與事朱子爲門人高第弟子後奉使死難于

金封忠節公家世榮盛貞婦自少專靜寡言恭順慈儉甫十七歸于瑮洲胡氏原長忠簡公諸孫也時方亂離寓居里之平原撫下事長禮度不踰涉險履危知機善豫 國初卒勤來歸權輿家計至罄奩中物以給家衆未嘗恤也已而家益饒至累鉅萬未嘗恃其富每訓子息謂古云貴欲使可賤今汝曹知富欲可貧則不患貧矣識者誦爲名言原長每有所誚責未嘗辨激徐爲申理下人懷服予少時從學其家塾親承撫念覩其德儀藹古之淑德不是過也洪武壬戌原長坐鄉人連累當徙邊原長死後與子婦劉抱其孤弱孫旅邸中弱孫會

病卒劉即自經死貞婦亦自經爲人所救甦慨然曰吾夫亡不死者尚憐此孤弱故忍死冀養長之今後死矣而劉亦能以年少死義吾何用生爲即嚼舌三日不食死時年四十二其子紹歸自邊始葬之千里之石屋山之原未葬時水齧其山畔幾陷既葬廼日就平復水縈回如帶亦甚異云豈非其貞烈使然歟贊曰

曾氏以一婦人相其夫起家累萬金無一毫驕溢此已足爲難及臨大節慷慨就義有烈丈夫所難者嗚呼世之讀予傳者當何限愧之

御史陳君仲述像贊

閩人鄭昭甫名畫有節操嘗有駙馬都尉偕郡馬王恭逼致圖其像投筆徑去因大哭二公無如之何其爲人如此余友陳君仲述爲御史行部至閩昭甫爲作柳溪獸嘯圖如此柳溪陳君所家也在泰和縣西昭甫爲人尚如彼陳君可知矣予既銘其墓復爲贊云

此簪纓數百年之良也此天下名進士也此　天朝名御史也此　懿文太子至稱之曰陳古文也天下之言也不待予言也而予史官也不得不言也

徐隱君畫像贊

此其壯也湖海之元龍其老也商顏之綺翁結交當世

之名士而不可挽之于顯融是惟以詩書思淑其孫子而可爲善人之宗也

徐士謙贊

此濂溪書院舊學生也英年氣岸春曉雲明晩節堅貞氷厓雪清惟賢智之稱許非庸俗能重輕余交最久不能甄收然餘有千載之名亦庶幾東坡之巢元修也

鍾馗贊

破帽藍袍鍾南進士曾託夢于唐玄宗起筆盡于吳道子氣像儼然鬼見卽死

行狀

淵靜先生解季通 己卯 解縉

解氏之先世家平易唐侯之裔孫有諱福者事西漢高皇帝爲僕居唐代雍門李唐中葉有諱禹者爲吉州刺史由是爲今吉安人嗚呼公諱泰字季通一字成我三十三代祖諱勝事東漢光武封代侯十九世祖諱珫仕唐爲御史大夫武衛大將軍十五世祖諱輔唐昭宗徵之不起咸通中詔謚貞白處士高祖諱夤曾祖諱谷七歲善屬文有名當世以隱遯終祖諱昭子宋大學上舍生上書言事得罪賈似道擯處于家宋亡以憂憤卒考

諱應申、猕試貢士、萬安學正、母彭城劉氏、先高祖妣大夫人鄧氏嘗夢人授以美玉、未幾而生公、故名曰子玉、幼沈靜寡言笑、好讀書、鑑然如流、滿千遍、無倦色、或見戲之輒以正對、皆奇異焉、年十三、兄觀我求我並舉進士、家事倚辦于公、朝夕內外不聞叱咤之聲、事父母、接賓客、備鞠諸姪、皆如成人、不爲嬉戲、時科目方興、二兄聯科接武、翕然有聲朝野、士人子觀望歆動、皆爭徑竇、逞便捷僥倖、一得而不第者更相抵排、公深耻之、承親志、不得已亦再至試、二試有司、俱不利、絕意進取、翫心高明、究竟六籍、旁搜百家、悉能通曉、尤善楷書、不效姸

此二事便可傳倚藉名流亦足媿矣

媚而方正嚴重類其爲人吳文正公嘗以書招致之弟子公不往翰林虞公伯生南還館于郡舍或勸公彙詩文求見冀可得薦亦弗從日以其學教于鄉鄉之豪秉勢侈靡子弟率驕縱以食色貨賄相鬭誇公善導之乃更尚清儉其教根抵六經尤必以躬行爲本始未嘗以摘經屬對訶不率者斥之後改悔乃更復之學史以春秋爲準繩拘之于遷縱之于固馳騁之于唐史五代史而陳范之徒在所不論詩以陶柳爲戶庭以杜爲經正泝三百篇爲指歸而太白之豪縱所不顧學諸椎取荀楊文中而間亦喜老莊申商韓非在所擯斥曉更授徒

于同江弟子至者甚衆因其材質多所造就時以河汾王通比之中丁亂離三十年與人言往往至洒泣激以忠義又時時爲說前史雅善揚抑羣盜聞者慚服自悔恨甚衆轉相戒敕無敢傷之者

天朝龍興公年五十八矣郡守令相先後至百廢未興僂弗有考又承　詔興學校招集流散繕甲兵以供軍需皆踵門投訪公俱授方畧射影走尨不失尺寸已而辟之萬方不起但勸以激厲士風扶樹世教由是吉之人爭相摩淬至于今義不衰公有力焉既老家居宗族子弟善歌詩能文章者常五十人屈物命篇屬而和之

得力十不
事王侯

以爲樂目之曰庭蘭集所著文集若干卷曰老樗集更
自謂鑑湖老樗云洪武二十一年六月一日以壽終于
家臨終呼宗族當訣且曰吾生平言行無足多于人者
我死愼勿爲世俗禱張假托以惑後世命孫約讀漸卦
一過賦詩衣服冠而逝享年七十七公天性嚴重有威
儀長身鵠立雙眸炯炯射人鬚髯奮張雖强横人見之
側足屏息士大夫率以爲儀刑在治 朝無所干譽處
亂世無所屈辱教人不倦所過無後言所居無惡聲周
旋規矩遵循大道要之聖人之徒也没之日閭里垂髮
戴白日有涕泣無道其不是者初弱冠喪貢士君未幾

喪母三四年間薦遭閔凶苫塊居廬面黯然黑色而塋三喪禮咸罔缺初娶城南梁氏卒繼室以王氏生子男三人琛璋皆先公卒圭續學飭行世其業女子二人孫男八約綠繪綺緝紹繼絕曾孫二聞魁望魁森然皆蘭馨玉潔公疾病約繪晝夜侍衣不解帶湯藥必親嘗餘悉盡孝道以 洪武二十二年己卯正月三日附塋公于東門嶺十一世祖考朝奉君之營從治命也公極深奥縉所不能知其卓卓大者人所共聞見故摭爲行狀求立言君子銘之圖不朽焉

作此等文
字如今日
數明日

墓表

周君宗祥　解縉

君諱監字宗祥吉水醪市人祖原善父本立皆篤厚隱約君少有智識父甚奇之曰振吾門者此兒也稍長內外承迎罔有違闕元季之亂一市人皆求請君爲保障君與子吾文誓衆爲義兵不蹈非禮皆挈家引𨚫東山下以伺賊釁賊果焚醪市縱擄掠君之子率衆逐人人皆奮以一當百賊大敗走衆志既定爲營水陸以應官兵時吉安守臣梁克中治水軍于大州大喜賚以白金綵幣俄以功陞吉水州判官甲午歲餉告糴于軍門得

粟以賑所活甚衆鄰邑之居民避賊者扶老携幼來依庇君君撫納之如將不及有山寨致重貲請其仇家將甘心焉君荅書加贈黄金委曲諭解之其人釋然愧謝爲家塾訓其子弟其延先生親執禮甚恭世方搶攘弦誦之聲不絶由是名士皆喜過之其性尤喜接賓客久而益虔歲時歡宴必盡醉乃已與宗弟瑞最相友愛今天兵南來君以兵屬其子從征覲還亦辭營歸養君晚歲安健子孫滿前同堂而食庭無間言先公歸自元都時與梁克中協謀守吉往來酸市嘗主宗祥父子尤相敬愛家君每爲予言而予生也晚皆不及與之游而嘗

過其門識其後進子弟撫其手植庭砌之木皆已蒼然可念名園臺榭依然尚存門俯碧流之水毫髮可鑑而其傍有廟丹青漫漶君之題字猶在壁間想其冠蓋之都賓朋之盛而君之平生志意豈不樂哉君生皇慶壬子七月十日沒以洪武辛酉五月十五日享年七十娶陳氏能勤儉內助子男四人吾文吾信吾敏孫男十三人其墓在里大塘之原請之表者其爲孫宜哲也

麟椒藍先生

太祖高皇帝建都察院專治刑獄藍公子貞及詹徽爲都御史未幾徽專任而子真左遷漳州推官

即一事已不朽

高皇帝慰諭而遣之幾月而漳州獄空屬縣南靖爲山賊焚刼而縣以民反聞軍衛將出兵屠之公力請止單騎臨視得其狀白免獲數萬人公旣没十有餘年而其子日省請予表其墓嗚呼是非直道陰德故耶其世系百行翰林胡公光大銘已詳不復贅爲之詩俾讀而歌思之藍君中山自唐家吉宋季勤王連姻帝室烈烈文山忠貫日月研席深交矢死鐵鉞有孫萬宇是曰瑞軒義質早凋篤慶後昆顯赫麟椒瑞軒玄孫少失怙恃克由仁義慈訓成之祖母王氏而亦盛宗澤流無紀天假續之迺其敏聰洞究經旨旁博子史夕惕惟寅不慕青

紫弱冠遇亂扶携奔竄于仁里橫經講貫賊不忍兵
幾至化成匹休古史善效有徵天朝洽一歸安其家益
衍其學金輝月華三徵七辟詔書旁午翻然振志教于
大府撫民奕奕靡有親炙教成浩歸茲欲歛迹初志弗
成
高皇特旨　召擢重官朝綱以明進退從容識邪與正
天語丁寧海濱用靖隱德所覃活者數萬卓然不磨有
讀毋慢

翰林院檢討廖君　甲申

嗚呼余讀甘棠之詩而知古之人善政遺結于人心久

而益著愈遠而不忘也然豈常多有哉予友廖君敬先奉　詔起修太祖高皇帝實錄既至而事畢　上曰是老儒即以爲翰林檢討余退以告同官曾君日章王君汝玉梁君用行皆舉手加額曰昔吾縣之父也問之曰豈弟哉古人不是過也廖君卒于官三君子哭之尤慟嗚呼好禮君子者或不恤小人善撫微賤者或驕于士大夫方以有上者或好佞巳爲守則易尉而爲尉則夌守也惟豈弟者庶幾無是也豈不可全人也廖君之爲縣也其禮于士大夫君子可見巳其初爲丞懷慶之河內當西北之

二守一丞頌朝議如此

衝邑小事煩又當新附軍旅所過供具浩穰縣令久闕積不治廖君時年尚少也不數月政成郡守王興宗宿望老成然嚴難事大歎奨以爲不可及縣清化鎭商稅多隱匿布政司官來捕執其首爲姦狀事連千餘家徵逋鉅萬不能定遂以委君君視百姓如家也區畫貧富相補不數日足其所徵逋布政司大善吏置酒爲謝而去君考滿旣垂髮戴白拜至屬道路多至垂涕者旣至京師時方以蘇州爲難治而屬縣吳江尤號繁劇朝廷謂君及興宗俱有名也迺以興宗守蘇州而君丞吳江興宗遇劇務輒以委君不得專治吳江也有富民二氏

以水洪圩田事數年訟不已至聞朝廷下有司督其理屈者沈氏修廢圩岸幾數十里岸廢決已數年上下高深六數十尺彌望水决無迹可求而沈氏文以富聞天下興宗謂使他人督之將謂其賄所溺事不集又煩朝廷遂以語他官他官亦皆恐懼莫敢往興宗大言曰宜莫如廖縣丞也君欣然往督其役爲之方法巧思出人意表如期而畢沈氏亦深德君惟拜謝而已不敢發一言君精敏絕倫吏抱文案藂雜手署口訣頃刻而畢令簿拱手歎服未嘗疾言遽色也使民皆不忍欺興宗俱滿考當去老稚遮道去不得行君後坐爲人連累謫鳳

陽河內吳江之民就視之皆傾相望于道其居者夜則焚香祝之爲之祈福人或問之曰君何以能得人心如此也曰吾不知也君視百姓猶吾子耳嗚呼玆非但能鼓舞有才者之所能也君諱欽以字顯宋御史中丞剛之裔七世謙字益仲受學于朱子之門仕爲吉水縣尉因家于縣之東溪高祖彥翁曾祖季崇祖明德世爲士父觀字觀民始于鄉之雙峯下號退省翁卓然獨行君子也自言平生未嘗對俗人一飯與予先君子交最厚篤于教子積書至多君爲兒時從先叔父刑部公學易君之弟敬存亦從學兢爽刑部公歎此廖氏雙明月珠

也君又從羅如篪先生受詩經名譽日起國初兄弟俱應江西進士舉不中君召試 京師優等歷仕至今官君壯遊南北聞見克拓詩詞清麗而時發其奇雄文章典雅屢考試貢舉川廣之諸士莫不謂君爲藻鑑權衡也君之季弟敬已剛介寡合時與予善而君諸子自勤自肅兄弟嘗仕而休也予與黃季岳兄弟過其家焚香看圖畫月明飲酒庭中徙倚竹樹下出浴溪水中行歌相答及君幸同官昕夕相見自勤爲蜀府紀善來巧相值談笑論舊頫仰須臾而君遽以微疾不起萬古永訣夫在常情如何其可悲君自永樂元年四月十一日拜

翰林之命繼修文獻大成日務纂書業未就以二年四月朔得疾寓會同館先是予齋宿與坐夜語其孫祖還侍側忽謂予曰是子聰敏可教惜吾恐不見其成立也鄉人僚友問候日相屬四月十日夜遂沒享年六十三妻王氏士族有懿德子男四人長自公省親于冀北道卒予嘗爲之作傳自勤自廉自謹皆儒雅自勤英偉善談論知名當世自廉力學善爲詩五月得訃告郎涉大水來迎君之將歸葬于鄉山之原且奉狀乞爲之表將刻石揭之其墓君有女適陳伯瑋胡方平有孫祖還祖同祖歸祖歡祖與世有庇賴也已於戲嘗聞君孝友

其人與文皆有光色寳氣

篤至爲弟受罪自誣服感動獄吏爲之垂泣涕天子初見問所經見即以民疾苦對故能至天子稱道之卒也遣醫勞問歎息之而吾黨之士皆痛悼之他日史館官不傳之孝友必傳之于循吏也

元鄉貢進士周君

宋承中華之統三百餘年致治幾于三代不幸遼金二虜蘖牙其間至于元氏遂以夷狄入而代之誠有天地以來非常之變然一統者亦幾百年有不得而廢之者于是正統之論益紛紛然矣當元至正中危素始建言修宋史而二虜皆有故臣遂爲三史于時以布衣慨然

爭之不合徑去者吾家季大父伯中與里人周公以立也豈非偉男子哉蓋當是時入史館以爲至幸一俛首聽事卽富貴可指得而二公不屑也其視區區之富貴爲何如哉以立所上書萬言其畧曰遼與本朝不相涉又其事首已具五代史雖不論可也所當論者宋與金而已然本朝平金在先而事體輕平宋在後而事體重宋之爲宋媲之漢唐而有光遼金之爲遼金比之元魏而猶歉或曰金人嘗甘心于徽欽靖康統絕則金當續矣臣愚應之曰周幽王嘗陷犬戎之難平王東遷宗周黍離矣仲尼作春秋乃明尊周之義周之統未嘗由幽

王而絕也晉懷愍亦罹青衣之辱元帝南渡神州陸沉矣朱述綱目亦申帝晉之義晉之統未嘗隨懷愍而遂亡也聖賢經世立法正以存天下之大防焉耳書奏不報伯中復上書當時惟揭文安公與二公言合同館皆譁然以為狂揭公深是之而不能主也嗚呼雖一時靡不用萬世之下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季大父之沒以至正庚子周公沒亦以是歲距今永樂丙戌春秋四十有七而公之孫岐鳳為國子學官奉其族兄寬仲容所為公行狀請為文表公之墓余不敢辭按狀公諱聞孫自以立世家吉水之泥田其先自吳將公瑾之子都鄉侯

徙居盧陵以卒子孫由是家盧陵之烏東至隋有諱汾翁者爲會稽刺史遂復榮顯又一世以唐長慶中徙家泥田遂爲吉水人高祖子淵宋上舍生祖澤之擢宏詞科號皤洲先生當時之稱大儒若郭湜溪羅澗谷皆門人也爲建書樓時稱書樓下周家皤洲年八十餘迺卒趙文敏公以道學稱之祖鎮國與兄世國俱登咸淳進士第世國仕直寶謨閣以論事斥賈似道忠言讜論天下誦之父厚素奇愛之手寫漢書以授而戒以無近名公由是從事于博約至夜不就枕當食忘飡精思力踐問辨炳如也母宋夫人疾病病逾二年晝夜侍不解帶

終喪哭泣幾不能生至正辛巳舉進士明年會試得乙榜特賜燕文館賦詩揭文安公大稱賞之遂薦入史館由是也財數月經筵為鰲溪書院山長丁父憂服除為貞文書院山長弟子彌進與礪溪時相埒也免學田逋租小民甚德之已而遇亂還鄉里族人宗謹傾貲奮義為保障公為之謀主一日諜報羣寇謀攻刼之宗謹以衆寡為憂公方食笑曰寇雖衆皆烏合我兵保鄉井人自為戰吾宗不可一舉足誓與鄉閭俱存亡賊聞果散去宗謹由是保障十餘年公啟之也丙申載貢居前列行省以便宜除白鷺州書院山長尋擢袁州教授未及

赴而亂已極行中書省大參全公領兵數萬來吉公爲畫取表城策手寫數言年甚備不能用公隱于新淦之石洞其後全公果敗而公亦尋卒矣年纔五十四葬吉水大畬山之原公娶羅氏有婦德後公八年卒子男一人曰曾子加先卒曰觀子賓以弟元瑞之子爲後也女一人適福州衛知事孔禮忠孫男三人岐鳳其長也爲之表而系以詩曰

窮經學古博以約文豔天葩露新蕚羣羽低飛慕巢幕矯首秋空淚雙鶴直道三黜窮且樂借箸籌機屹城郭片言坐鎮萬夫却惜哉命與時枘鑿千載英靈

蕺山嶽、

溪澗周先生

退處士而進奸雄、漢史之失也、予爲史官、鑒其失、行天下、求孝友篤行隱德而敘次之、吾鄉溪澗周先生其一人焉、天性至孝、事繼母龍氏尤謹、人無間言、先生沒時年四十五、臨終稽首、惟不以終養爲至痛、哭其子啟而屬養之、母氏哭之哀慟、問者先生有弟桀字仲芳、友愛篤至、勉之仕、以圖顯揚、洪武初舉進士、爲侍儀、出知中牟縣、同知台州、有異政、與古循吏等、

太祖高皇帝作彰善錄、桀在首編、誦之天下、書之國史、

先生友愛教訓所由然也茲非孝友之實乎先生自少聰穎嗜學以親故寧隱遯丘園周氏大家宗族以千數先生知其從子寬與弟渠之資可成就高遠也延賢先生教之二人者果先後以文學行義知名當時寬雖終一學官而周宗之千數後生所知豔慕而興起者必舉與仲芳匹休而稱二人之善者則又未嘗不推本于先生也先生遭亂播遷養生送死避嘗險難再造厥家敦睦宗族修明譜諜于時宗先生曰止水橋林潢溪北冥源源隱山六先生者竹林歡聚華髮交映好事繪爲六老圖而先生侍其間諸老雅敬重之號曰溪澗以此也

先生沒時年纔四有五至令歷仕爲學官纂書秘府聲在士大夫間又與棐寬顓頎而繼美也非先生篤隱德之報安能致是乎先生沒以後嗣單弱爲憂而今旣沒三十餘年諸孫林立皆秀而文先生篤敬隱德之實亦可因是而觀之也先生系出吳都鄉侯徹世居廬陵烏東唐長慶中徙居吉水泥田十二世祖元禮稱孝子生孝感孝感生士元士元生憲尹號湖田湖田生孟聲儒學有名號蒙泉蒙泉生學顏號沂溪是爲先生之父母維周氏梲宜之父諱雲字從龍與益國周文忠公誠齋楊文節公相師友官至廣西都鈐始居盧兜時稱盧兜

居身之珍存此數行

周路鈐家及庭秀居城南之丁田人又以丁田稱所蚤名起盛可知也吉之人士自歐陽子倡爲古文而皆從事于經學有古文之實而不矜古文之名與時文相訾病也自濂溪周子與二程子倡明道學而皆從事于行誼有道學之實而無道學之名以俗學相訕哂也三百年來擬于鄒魯既無過情之譽亦鮮不虞之毁文章著述有功名教亦既不少若周綸肖服彭醇胡杓楊長孺曾三聘皆程朱之門劉靜春曉居螺江之上若胡澹菴周平園楊誠齋李復齋王三松又皆朱子之同志吉之人士所傳之實有源流哉余少聞過庭之訓昏昧無應

恐其久而忘也謀與彥奇刻石表于君之墓初予六世祖生春龍翔兄弟與路鈐諸子皆受業東山楊長孺之門生春從兄齊賢又嘗受業于劉靜春靜春當寧宗之末卜居螺岡齊賢卒諸士人世家實經紀之所傳性命義理微言之書皆靜春手筆齊賢沒傳龍翔龍翔傳夢斗予高大父也家君嗣累世傳以淑諸人嘗慨然曰數十年來覩尚志之誼不辱吾門者也恭尚志少家君六十有二年家君始教而受學焉家君年垂九十而君亦六十餘年矣歲時過從予及見其師弟子之情文論議明辨眞一代衣冠眉髮皓白相輝無一毫怠耄自肆之

意見于顏面之閒予嘗與彦奇私眞古君子之儀刑也
君少失怙事母馬氏盡孝馬氏訓之益篤元季之亂奉
母僑居鄉落閒猶務賑恤宗親死于兵者瘞祭之無違
禮外舅宋與文無子養之終身臨終指其愛妾曰必嫁
之毋令失其所有强暴欲汚之且刦君固不許卒嫁之
族有遺孤子女教育之盡恩義世家避亂者由是來依
歸亂定廼去家家懷慕有感泣者然平生正直雖至親
厚未嘗一語相阿附鄉人有爭競多詣折之或望廬而
返路鈐公有奉祠墓田式遵其典不墜族故有譜牒繼
續纂修之甚明彦奇之筮仕爲宣城之教官也纂宣城

佳山水與俱至宦歷覽而歸與家君語移日欣然有所得者不能窺其際也君三男曰廣壽曰語壽郎彦奇也季曰壽南壽爲縣學生墓在里黃岡之原是爲表

嗚呼謂學有源流源深則流長又其蓄也厚發必宏尚志旣承家學得師傳竟以隱遯及覩彦奇年少起布衣試吏部尚書左右皆驚動連試文章禁中滔滔萬言不窮擢給事中陳義忠厚識大體疏奏

天子嘉納傳示羣臣皆心悅大歎服未幾峻擢彦奇慊然以爲學未至也周氏將益盛大茲非學有源流哉

倚富蕭師文

集中有關係文字

宋丞相信國文公兵敗于吉空坑也有石大如數間屋

忽然自山頂震落當路徑元兵望而大驚稍却丞相由

是得脫去鄒㵯輩以餘兵拒戰死傷塗地父子兄弟相

勗冐白刃以爲榮吉水僧富蕭文瑰父子皆贊餉亦在

是役幸而不死退而筆記是日事甚詳予獲見之可羨

哉吾鄉之多忠義也而今宋史逦元之丞相傳云空坑

之戰得趙孟濙紹元兵以免而已盖宋史作于元盛時

故于丞相事時誣陋至云丞相求爲黄冠等語欺罔尤

甚顧豈足爲丞相輕重然恐相襲訛謬不可辨也文瑰

南唐御史大夫儼之後僧富之墟儼之墓在焉文瑰上

奇奇

距儼十世家世節義本其風流文信公嘗大書餘慶堂以扁之文琬生獻可獻可生季章季章生德祥字元佐皆忠厚人也元佐生天祐字師文元季傾貲奮義保障其鄉鄉道官軍舉宗血戰賊每望其旌而靡元參知政事全公子仁承制授主簿不拜時里有劇賊擁衆數萬師文宗族梗其喉牙賊不勝憤圖掘其先墓以逞師文與之苦戰賊勢益熾師文度不免即自取墓中遺骸身負之出走藏匿還與官軍合勢大破之其忠義節孝類如此誠有光于文琬常恨不得主師如文信公者與之一死光明俊偉可書也不然師文豈在鄒瀏輩下哉惜

哉守吉安者纔一梁克中尚完城數年師文等不爲無力也及天兵南來師文不忍賈勇謝散其徒遣弟師賢率壯士從寧河王鄧禹破熊天瑞于贛亦奉身歸第口不言功予因蕭氏重有感于吉士多忠義又重有感于宋史之謬也考元史又獨著全子仁傳而梁克中無之豈知子仁極不足道驕淫不事事無智畧其死爲人所逼非得已者謬言美名不如梁克中殆不如蕭氏兄弟也而隱顯若此可勝歎哉師文容貌儒者直諒敦實家富累千金一門三世同産百餘口飲食衣服一出公帑庭無間言撫兄弟之孤逾于巳出未嘗一飯無賓客每

食前方丈考鍾鼓大飲高會連日夜人不以爲侈遠宗貧鄉人賙䘏之備至其卒于外而子扶櫬以歸弔哭之聲震於戲何必附青雲之士哉吾知其施于後世矣其母彭氏配李氏子士益字時用側室張氏子士季字時選士郁早卒士柔字時嶶女適泥田周子鼎孫茂實莫聲海雩穎乾震其生元延祐丁巳八月二十七日沒以洪武辛酉二月六日葬里溪陵之原前塋里之下嵩今改卜焉前誌有奉議大夫刑部郎中蕭公用初作今爲表特加詳焉則按士柔所爲狀也士柔好學善爲詩少時嘗與之登倚富諸山臨瀧江之上想師友兄弟之高

風英傑豪偉之氣尚夌厲于烟雲落照之間可激昂而興慕故爲之表而不辭也系之以詩曰

溪陵有原青烟盤盤其瘞璠璵糸雲團團瀧江之濆華第嶙峋昔有英傑令其子孫食之長休惕露霜有此蘭蕙接其榮光義烈軒天九族蒙恩於戲百世式象其賢

墓誌銘

吳先生巳巳　　解縉

洪武丙辰先君子之友胡延平卒于官仲勤吳先生延平之妻兄也來經營葬事予從先君子識之胡延平之家見其英邁不羣甚敬服之先君子曰小子未見孟勤先生世稱吳氏二鳳是其兄弟予請問其詳則曰先華樂先生吳而祖同時佐義兵而祖不幸殞于兵華樂亦賫志以沒其時孟勤兄弟年皆弱冠負文武才數以策干城守者皆不能用後皆如其言其父子豪傑之士也又曰元盛時江右詩人自范文正公揭文安公而下流

先行後文敘迹自右

而委靡獨擅音節而不失其雄渾者莘樂父子其尤也去之十餘年爲洪武丁卯始及拜先生于家得聞餘論慊其平生明年先生復之楚又後十餘年得先生于史館痛先君子之不復作每授教咸爲之興感先生亦念其故人之子愈加愛厚未幾而先生蒙　恩得散地以佚其勞遂以捐館聞予追平昔集次先生寄予書大篇短章詞藻溢目老成忠厚之情及引教之意不覺其感愴之至也欲爲先生述傳而先生之子善存以庶子胡君光大所爲行狀一通求爲之銘胡君延平之子先生之甥也知先生之家世羣行爲尤詳謹按狀爲銘先生

諱勤字勤其先大梁吳氏徙居于荊至諱某者宦南康
子孫居廬山之陽宋淳化間有曰某者爲永新簿因家
焉曾祖原道妣某氏祖文振妣李氏父師尹字華樂學
者稱爲梓山先生終永豐丞公幼敏悟初學語時能識
錢上字人皆異之十七八爲文章詞藻天發歲癸卯
太祖皇帝兵下吉安參謀郭子章有詩名一見談論歡
如平生即署公泰和令以親辭洪武初徵天下名儒試
中書堂第一人
太祖欲作興儒學特除武昌教授學儒其化大行後以
例免歸楚王致書幣迎爲世子郡王師蜀王及湘獻王

交致書問深相敬慕永樂元年與修
太祖實錄特除開封儒學教授周王待以賓禮世子獨
愛重之永樂三年二月戊辰　日卒于官公生先至順
庚午八月享年七十有六明年　月善存以其喪歸葬
于鄉某山之原孺人蕭氏善治内事先十年卒子其人
善存也一女適胡直先生晚居安福善存今爲安福人
孫男　曾孫男　公學該博手未嘗釋卷老而不
倦爲文章詩歌敏而甚工尤善行楷書在史館時七十
餘矣運筆如飛館中能書者數百人嘖口稱歎天性孝
友事繼母尤謹待姊盡其敬撫猶子極其慈接物平恕

而賢否甚明善飲酒遇賓客而故人傾倒達旦軒爵議論襟懷洞如也嘗念其先舍南康故曰匡山樵者居武昌曰黃鶴山樵晚更號由翁皆以名其文集并六藝集若干卷銘曰

豪傑之才。該博之學。剛大之氣。壯而不遇時。老而不大施。其所自著足以傳世。煜然其光不可秘。

夏侯時雨 庚午

於戲飄風雖驟不能以陰雨揚其塵蛟龍雖神不能以白日離其倫博碩餘裕德文之志雖賢不能自必于用雖用不能自必於顯通此所以多轗軻而卒以困

[illegible]口中亦自有公論[illegible]不必求

終也古稱文人相輕余識交天下士道其鄉先生文儒紛敎謗譽角起究不可一差豁然不足啼獨山東豪傑文武士與吾鄉雋庸人一口說夏侯先生齊學行山海可仰師於書無不讀讀皆通通則慮慮得善服守篤踐以教人無髮倦髦且益孳以故人皆悅從弟子進者將先後數十百人而波其臏者蓋不許矣又凝遠其風度不拘急若束縛者宴笑因事誘論尤傾動其座人歆懌恍化不自知覺夷險艱通不爲憂豫泰如也家居八十餘皓皓鬚髮儼衣冠溫然不怒甚可愛敬此衆人所告予也今年春有儒者養直其字手文字一通大戚邑邑

若有求請者謁入且言則先生冡孫狀其族來請銘也
嗚呼予生二十餘年聞先生十餘年矣且職在紀善惡
敢辭銘按狀則先生字時佐鄉稱時雨先生生元至大
庚戌七月二十二日戌時殁以洪武庚午十一月二十
七日辰時葬于鄉之西車井頭龔配張氏繼室劉氏子
男四人銓長文華應華又鑑劉氏出也皆先卒獨銓終
養二十五日幷卒女二適張伯昻曾應復孫男四泓郎
養直也源温淳銘曰

粤稽夏侯萌蘖於譙裔遷長沙爰吉是僑瀘水之滋
顯衍孔昭代有卓傑在唐曰韶歷宋逮元暨于　昌

朝兩有文武擁旗珥貂蟬聯有耀激其青霄猗嗟先
生含華在朝服郁孔周窺規婉娩一命司教吉士惟
杓再命臨川撫民不恌河潤膏施星輝岳岩金精失
馭卷懷軼超遙于熙和嬉于德軺齊曾大邦仰之喬
侖自南自北感茗聆徇允也君子士林之翹人誰不
死公有賢子子肖孫哲億年未死我述銘詩以昭新
阡從祖公友煒有舊文公未通顯而克長賢賢者孔
多聯一炳千潛德有耀卿雲在天刻辭有泐斯文永
傳匪文則傳世教不刊

高夫人

觀其行事未嘗不男子

解氏鴈門人自唐天寶中宦游家于吉世有賢內助先妣太夫人高氏唐南平王崇文諸孫逸爲吉州判官因于吉水仁壽鄉歸仙里後遷灞橋太夫人諱瑩曾祖龍光宋漕貢進士時稱草窻先生祖顒賢贈泰和州同知父諱若鳳至正進士歷官朝列大夫知封州歿於王事贈　官母周氏封州公仕爲建昌判官太夫人生於廨舍幼慧淑精女工通書史封州公嘗慨然歎息曰恨此女非男子每擇象犀金龍筆墨賜之爲小楷書森正嚴密封州公調官大庾平江太和公就養太夫人從以長恭事重闈嘗見遺金數餅即避去亦不以告人封州公

邳一書生

素廉有德之者致文綺數端門無人委之去夫人見亦不顧讀書自若其至性如此先祖妣徐夫人最嚴難事未嘗一拂其顔色其撫子孫極慈愛下盡寬裕遇亂東西播遷應機脫禍涉險履危料事鎮安出人意表其處貧困或終日不舉火端坐刺繡旁無知者其治食饋酒醯醢果蔬極滋味簡便有法著酒食議若干卷藏于家先兄祠部公亂離無書夫人手寫孝經古文杜詩教之遇夜則與道古今聖賢故事及鄉里名家忠信言行記及日晴無所遺謬壬辰之亂封州公討賊于廣之龍潭爲流矢所中卒于軍先祖太史公死節于鄉周夫人卒

于戰艦舅氏文海攻山寇兵敗爲賊所殺一門死義夫人涕泣不食肉者三年晚得腨疾常在牀褥唾洟糞溺衣履褻易必於屛處敬終如始天性然也臨終時薦兄弟一家人皆在命之曰神仙亦必死死者人所不免吾年七十過吾父母兄弟矣但送終備物無益於亡者吾經亂離所見多矣葬我必於近地材棺深隧素衾結髮斯可已矣言終而卒洪武三十年十二月七日之戌也泰定乙丑十月十日之辰其生時也卒之明年十月葬所居鑑湖上十一月二十三日先君子卒又明年庚辰葬先君於其前十步皆治命也

國初名人能學問必能作事

周宗振

宗振諱震姓周氏其先自唐長慶中家于吉水泥田傳十五世至雪堂先生諱琦徙居謙溪生茂初仕元社稷署丞生仲原諱郊宗振之父也宗振少穎敏而温厚在羣弟子中偉然可念族父九疇仕元以便宜行處州路總管事有智鑑嘗謂仲原有子仲原亦奇愛之當時名儒若書隱謙一李先生同里閈朝夕俾從學安成劉先生雲章河南艾先生元暉資遣之卒學遂有成元末大亂仲元舉宗奮義上承藩閫下保鄉閭撫納流亡禮接賔客內治家政奉重闈和兄弟睦族姻雖當天下幅裂

之際周氏一家一鄉安熙和樂如未嘗亂者宗振父子非可謂豪傑之士歟宗振之處亂世克承父志已大非人所可企而及者及其遭遇　明時孝弟禮讓之風著乎遠邇每歲時家慶仲景原華髮交彩衣先後郁然而晝宗振既沒十餘年歸自　京師拜仲原於謻溪仲原與予稱道其孝友尚潸然出涕也退而與子子堅子殷即其鈞游之所與讀書之處圖書具存蘭蕙欒葉疑其精神尚流動於芳馨韶潤之表又云其姿貌豐偉善談笑不至浮靡蓋毅然可想見也嗚呼若宗振之有諸中者固不可逆度然既及見其父之賢又觀其子孫之高

盛雖夭阨其年而其有諸中而足庇及其遠者不待逆度而知也今年子堅來奉其宗人君所爲狀請銘其墓按狀宗振以元至正甲申五月十四日生沒以洪武戊午三月二十九日年三十五墓在文江下鰲山之西南母楊氏妻李氏皆有懿德李氏撫養訓誨諸孤以長爲族姻所稱羨後二十六年卒子男三人曰堅字子省早卒仲曰剛子堅也季曰孔子殷也女二人長適劉彥澄次適龍彥資孫男壽康敏望銘曰

明父稱孝子慕其慈妻服其義宜其家人亦克永世。

、黄君仲簡

黃君仲簡既沒之十年其女夫龎振舒應　詔來京
師奉前陳州守李君子儀所爲狀請予銘其墓予兄大
紀與徐君叔通交口稱譽歎息謂宜爲銘其凡知仲簡
者皆言磊落可喜而悲思之嗚呼去之十年而人尚不
忘與其在世無異則其在世豈無制作以過者歟按狀
其既沒家亦中廢崎嶇多難理其先業而克廣之其有
羸財輒斥以起其廢其鄉官陂之橋圮具甓與石要道
士彭一寧董其役橋成而行者不梗楓子江當二水之
交朝涉者或致沒溺置船而濟者以喜株水陂溉田數
千畝復之而歲以無旱隣里有貧民每春夏農事急無

此人有氣

所仰食輒貸之穀而未嘗取其息爲家塾延良先生教其子鄉人子弟來學者皆厚待之治家嚴而有法事兄恭而有禮友愛諸弟撫育孤甥勤勤懇懇尤喜賓客四方游士過門禮接之如將不及蓋人人屬厭當其廣席酒酣抵掌論事中其肯綮豪氣橫放其磊落可喜蓋如此予嘗與之游登山臨水縱觀闤闠之間爲言其平生志意浩歌擊節當時人可其意者殊少也又謂古之人遠者姑勿論近自元季躭溺宴安俗尚柔弱鄉里富豪家士人子驟聞金革之聲手足振掉目睽睽耳不聽坐而待斃妻子爲虜可憫不足恤者何恨哉先人誓天仗

義奮臂一呼謀夫如雲勇將四應東摧西剪莫犯吾鄉迄爲保障以迓治平至今室房有故宇圖書有故藏里人無流離之苦田野無荒棄之時山林無斬薪之虐一草一木之遺皆先人之遺澤也我恨當其時尚幼目習焉不能助我先人建大勲業先人亦齎志以没此古英雄奇偉之士所以汨没而無聞者類如此也審其言倜儻可喜吏考其任事馭衆低昂有變權正合宜使人能畏之因其小者大者可知或時以泄其不平披横彎弧突騎獵逐平原曠野之中望之偉然文武可用亦庶幾奇男子世豈多有哉於是乎安得不久而想見之

尚如畫也哉君諱敬號竹澗高祖顯氏始家于吉水曾祖端叔躍淵其先人也君生至正乙酉七月初二日歿以洪武乙亥閏九月十三日巳時寓京師歸其喪者季弟禮與婿朱正也娶周氏里之名家子男四人復安既安居安然安早卒有陳彥素者亦其婿君墓在其鄉鷓鴣山之原銘曰

噫慨慷言可績才可惜金利不矛戟纊粟不爲璧未秘茲石

周趙哲君

君諱哲字用哲系出宋王室漢恭憲王後五世至提舉

觀解公記當時有一人才便有一生猶近古也

府君諱不佞從高宗南渡封吉水縣子因家焉又五世
至必壆宋進士僉書吉州判官聽公事元以爲四會丞
不佞高祖也曾祖啟元啟原祖叔順父存誠君生而穎
敏不爲嬉戲稍長益務學好讀書寒暑忘倦詩詞出語
驚人時學闕弟子員縣官聞其賢欲招致之君之父亦
慨然曰當使之立功名繼前光遂入學名譽日起從子
章劉先生治書經先生極口稱道之同門之士皆自以
爲不及也洪武丙子中江西鄉試進士舉明年會試得
乙榜時川蜀以學官闕聞。
太祖諭吏部愼選江西人士爲之遂覆試君得夔之梁

山教諭梁山僻縣學久廢君興廢舉敗陶頑鑄鑛翕然遂與赤縣等人皆悅之丁內艱歸鄉生徒送之皆垂涕泣居喪無違禮服闋調廣之徐聞教諭其教化益盛于梁山明年　今上龍飛君朝于　京師京師名卿貴人爭欲薦君君力辭曰教官吾素志也事君以身不若事君以人吾多育賢才以爲　國用顧不可耶遂不敢强歸至徐聞以疾卒語不及私但謂弟謀曰恨無以養老親志年纔二十二君生洪武壬子没以永樂甲申明年乙酉謀始奉君之柩歸葬于鄉水磨坑之原母某氏娶龍氏無子予表弟翰林檢討劉君宗平與君同貢又同

官蜀中少同事劉先生知君爲尤詳乃述狀求爲之銘狀稱君有智畧善談論美姿儀鬚髮郁然事親以孝聞尤善教其弟兄弟怡怡如也內睦九族庭無間言輕財重義喜周給其於友朋藹藹如也既沒之明年朝臣尚有交薦之者部符下而君卒矣宗平所爲狀如此皆得其實云銘曰

宜壽而夭宜嗣而無後老父白首扶行送柩九族哀傷士林相弔嗚呼無所歸咎

黃守一

永樂四年丙戌之冬臘月辛亥夜夢吾之友黃君守一

交情夢却張

挈其囊書示予笑語如平生然視其顏色甚憔悴黯然似非人也曰人謂君以前年四月死矣是豈君之鬼耶前持其衣袂空空然君爲之笑後泫然悲曰吾猶滯于冥漠未遽散也君能哀而爲之銘請書之予者爲之挽詩亦庶幾有以傳于後乎予卽諾之且取片紙求爲書數字爲何人取漢書云其生在予家君辭不肯余曰君無後可托矣其遺書歸之他人曷若歸之我俾我子孫藏之亦足爲君不朽之托且書君生前月日可矣而不知夢覺今吾與君語者夢也持予書夢而索之耶則我不能知君覺而索之耶則又安有手書迹耶余方大悟

雞三唱東方白矣已而復夢爲諸故人言夜夢守一索予銘其墓且爲諸君求輓詩未幾復悟日已高矣乃起援筆疾書記夢中語爲之銘君金華黄氏後徙洪之分寧宋季居安福地非門其家譜甚詳嘗携以自隨今不知其所在矣君家在安福以貲豪閭門爲人所誣陷死君一身獨脫走亡匿新塗之玉笥撫之大華過異人頗得其道家書符呪之屬用以隨俗俛仰非其志也君喜爲詩學唐人楷書談笑諧謔動作人人有急難托之不避艱險然其義决然不隨也人有過面數之由是亦多不合余貶河州時君欲徒步來會予東歸不果後聞予

亦是一夢

至家大雪中一日夜行百餘里公至握手歡笑竟月予復抵京師君送別于清江屢書報將視予乃以二十餘年無家因贅居鵬陂廖氏得疾死焉無子君平生無玩好財貨不甚經意散寄人處隨喪不卹也蓋一下視一世氏年纔四十有七嗚呼其可哀也已墓在鵬陂西之原銘曰

名家之積厚不薄至於其身亦善學天之報施窮且惡殃慶之機舛迺錯嗚呼有恨纏寥廓

予既作此銘檢篋中得守一舊紙一張蓋十餘年前寄予取其紙尾有大寧書識大寧者新塗人青年有

眞人品眞
文字天然
屏雕飾

俊木不幸夭死皆深可哀者也與守一同族茲因景綸令弟歸便用此紙寫一通寄去鵬陂如霖如崇如縉昆仲凡知守一者皆觀之謀石刻於其墓是故人之高誼也

劉君象賢

元季之亂大家世族能卓然不爲亂賊所汚保其家復其盛昌其後者江鄉甚不多見也予嘗聞之夏璜劉君象賢謂兄弟首謀夜之吉安城報官軍掩取賊巢穴事泄官軍竟不至舉宗爲賊所屠亦皆不屈象賢獨脫身與妻子俱走免賊平迺歸鄉治生築居教子孫復其舊

觀其艱難轉徙有人所不能堪者焉予謂聞賊首欲任用率其人相表裏爲輔車脣齒更遣致意甚厚使當蔣一聽許寧不免屠害與艱難轉徙哉君喔然笑曰所以爲世家大族以其守禮義也予家在宋仕吉水縣簿宋亡與信國文公百戰守死以抗元帥終不爲屈至元雖之顯仕然父祖以上感其恩澤亦百餘年豈可伍梟獍爲厲階耶義舉無成其榮多矣此先人之志也不然今日何顏復見家廟乎予深感其言歸以告大夫人大夫人曰外大父灞雪高先生官平江在元盛時象賢其季婿也來平江未嘗逐游事聲色侈靡其家教訓嚴外大

父每稱道之不置焉又聞之先君子云夏墳劉氏世本安福治尚書有名象賢大父諸父昆弟每過從談論識其學問淵源由是常喜從象賢問昔時事象賢深愛厚與之言歷歷未嘗厭焉後予忝科第歸自翰林往拜謁之象賢爲之喜甚與飲酒日夜具道外大父遺訓命其子汝哲與游觀山水間指外大父所爲卜塋其祖墓而爲道其所以然見前人之游藝罔不造其妙而象賢平生坦夷豈弟愛人樂善敦尚詩禮其得於家庭親戚爲尤至也又往年予兄大經授徒夏墳象賢實爲之主汝哲親授業焉象賢朝夕所以與余兄講論多矣是予兄

弟皆有所聞于君也君之喪也在洪武辛未三月九日予寓　京師後予歸鄉君墓有宿草汝哲屢以銘爲請以事在不果爲又二十年于此始克爲銘君諱崇字德象象賢其號也族有譜予嘗爲之序曾祖時可至德父則賢母麗氏娶高氏再娶蕭氏子男三人汝霖汝哲汝完女二人長適東溪彭季良次適東門江彥政孫男逸隱寬洪迴愳同倫仲敍六韜君生大定丁卯四月十三得年六十五墓在鄉東坑之原銘曰

清曠坦夷不爲矯飾學問淳良家庭親戚平生之言可裨世教有銘可鐫有子能孝

以命歸體起焉

好个大老

呷樂徐君

洪武戊午大學士徐均仕爲肇慶府陽春縣主簿陽春
故春州也瘴癘名嵩聞者惴慄每使者當按行託故避
去由是縣豪得雄據爲姦利縣官至受頤指少忤觸之
輒死前後莫敢忤受頤指莘蒲考捆載去均廉知之至
縣吏白應往視莫大老叱曰何物大老復白此洞主老
病家居宜就見叱曰若化外抑民伍也亟走來見不然
且屠戮出腰劔示之大老聞恐懼乘板輿至叱使下拜
不得已蒲伏熟視諭遣之即伺其語有異而府符下問
之遂繫之獄均曰是其人必且來劫獄戒吏士操鼓角

寫个府官前即大光

栅其私衙自帶劍挾弓矢披甲長驅大老二子果各將其衆來聞之皆慴莫敢前詰朝羿兩大瓜安石榴十數枝致饋皆黃金大珠也均不一視即麾出械繫大老身送之府中後府官竟受賕大老賊脫歸數致前所饋均丁再拒之發怒欲捕治大老震慄求府符調均攝陽江縣陽江亦治服而均丁母憂去此史氏之文也徐吉州大族南塘中書侍郎上饒郡公遜之後曾祖林隱先生先公外大父也祖本仁父仕麒母姜氏其遇元季之亂年纔十三先公時在大學先祖死節仕麒挈子兩家避難崎嶇二十年經紀扶持克復安業皆其父子余是以

知之尤悉子畊其字畊樂號也其少時聰敏十五六歲
僑居授徒志行卓然從師勤窻王先生治尚書離亂中
成學霸勝事何以過哉　國初爲縣學生卒業先公之
門洪武乙卯貢大學試中書御史臺入高等分教山西
夏縣後官會同謝事家居以壽終其事親事師誠懇至
古賢人不能過也其享年五十九配王氏子男壽廣成
今爲工部主事光廣明少游邑庠女適姜　胡蕭
其墓在吉水查坑之原銘曰
十行全勒銘堅千萬年廉潔徐君之古墳

故西山劉先生　丙子

鑄而厚

蠹餘燼木多糟粕渾噩授受漢已鑿天昭漢回出伊
洛闢閩鴻碩繼有作南渡惟吉擅郡斲蒙發劉氏顯
孔燁竹坪蒼筤上下齶出其門者齊蒙翁王氏之子
益丹艧先生還淳守其朴撥醲具吸饞則嚼汪之不
充溢不涸夸盈務靡鎖确硌捕影捉泡醞深蒻榛窄
不服施鹵所先生之徒一渠䕶呼嗟斯文重開拓宇
宙所裨厚不薄此銘此行古可也

頌述太平
不忘炯戒

雜述

大明帝典　　解縉

惟大明開天闢地正倫復義通幽達明神識睿知用夏
變夷商周漢唐宋罔匹俊於放勛世系緒本顓頊周諸
矦國于邾漢大司空浮裔冉徒句容族以顯渡江櫺于
泗　玄淳篤慶　仁祖暨陳后習夢于休靈冠黄舍止
索于牟秸糖壚圜苾薌曰食以食藥旣寤齝蘭郁凤震
有娠天曆戊辰九月丁丑旦天光臨焱騰龍采登衆謊
驚巳卯彪不懌　仁祖夢之寺抱拭于金人稙璋于嘗
端寤瘳罔疢夕即焱興凤抵于上下神靈動徵止隨陰

郁有應惟不黷歲甲午夢江東有木天齊日輝帛書帝翺翔太平美中華霽歲乙未渡江樾登采石遂取太平協于夢徵止坊日升平舍陳氏誕 懿文陳媪賢夢龍見天雲光爛然具盤金盥譴曰太子生太子生及降陳勝大振勍兵戡定建業宥客本基 帝曰咨爾善長文政文忠爾達爾遇春爾愈爾勝爾和爾大海爾璟爾惟戰惟守毋或輕於戮無彼我皆天民惟天是鑒僉曰疑衆降用劉 帝曰天不違于人人敢違天惟天殄刓有衆克用盛戰鄱陽日重輪愈曰以火攻疇曰底哉俞乃言友諒亦死降十萬 帝拜手稽首誓于將士曰惟

毋殺有戮于一人罪及爾衆衆拜手稽首曰唯命乃定
姑蘇乃定閩海乃定太原乃定西蜀縛張士誠致陳友
定走擴廓降明昇四伐而天下大定基曰惟　帝天一
獨稟全智文臣將臣惟成算是視雷行電馳罔有髮不
利惟天授非人力是致　帝曰朕罔闇知惟罔傾問以
私惟克誠陰陽表裏赫有明徵非心黄屋拯生民于塗
炭收天下于羣雄繼天出治經綸萬邦由一心運量歲
郊祀祇祇祇夔夔不敢仰覩惠鮮小民一夫不獲如灼于
肌極天所覆罔不率俾　帝曰爾后妃惟居中罔有髮
于外爾外戚惟畏法毋以親是恃爾寺人惟給事掃除

是司爾將臣惟出則用衆襄事則歸于第罔以權或昵
天休玆至　帝勿休曰朕德罔克臻玆龍據于頂不震
不驚五緯聚河流清雲綉卿鳳御圖龍馬來廷赤烏翔
白克見蓮並萼木孕文慶豐年甘露降嘉禾秀麥疊然
葢至于菓蔬　帝勿休曰朕德罔克臻玆惟勿怠是非
祥惟災　帝經文神煥聲中律度夙興夜寐克儉克勤
不修吳室不爲游畋服御無華聲色不邇絕不湎于酒
受命五十載惟終始如一惟　懿文開天闢地神識睿
知協于　帝佐命丕圖夙播于嶽柔輔運臣心翼從惟
謙不自庸承天時行克孝克恭克儉克勤乃文乃武陰

隲于下民惟至仁乃殂落民用誠若喪考妣

論作詩之法

漢魏質厚於文六朝華浮於實具文實之中得華實之宜唐人爲然故後之論詩以唐爲尚宋人以議論爲詩元人粗豪不脫羶𦍑童酪之氣雖欲追唐邁宋去詩益遠矣詩有別長非關書也詩有別趣非關理也不落言論不涉理路如水中月鏡中象相中色學詩者如參曹溪之禪須使直悟上乘勿墮空有嚴生之論可謂得其三昧

又曰學詩先除五俗後極三來五俗一曰俗體二曰俗

意三曰俗句四曰俗字五曰俗韻此幼學入門事三來者神來氣來情來是也蓋神不來則濁氣不來則弱情不來則泛而不關於神不屬於氣不在於情去此外道也似是而非也非真所謂不濁不弱不泛也非得心得髓之妙也此後世之説愚謂異於古者此也

詩三百篇之作當時閭巷小子能之後世之作雖白首鉅儒莫臻其至豈以古人千百于今世遽如是哉必有説矣前人之詩未服論爰以　國朝枚舉之劉基起於　國初極師古鄒練其詞旨能洗前代鹵酪之氣且其位置俱在前列僕向集選故首推重樂府古調較之新聲

尤勝江右則劉嵩檀場彭鏞劉永之相望而稱作者

明文奇賞卷之八

史官陳仁錫明卿甫評選

雜著

釋統上　　方孝孺

仁義而王道德而治者三代也智力而取法術而守者漢唐宋也强致而暴失之者秦隋也篡弑以得之無術以守之而子孫受其禍者晉也其取之也同而身為天下戮者王莽也苟以全有天下號令行乎海内者為正統耶則此皆其人矣然則湯武之與秦隋可得而班乎漢唐之與王莽可得而並乎莽之不齒乎正統久矣以

其簒也而晉亦簒也後之得天下而異乎晉者寡矣而猶黜莽何也謂其無成而受誅也使光武不興而莽之子孫襲其位則亦將與之乎抑黜之乎昔之君子未嘗黜晉也其意以爲後人行天子之禮者數百年勢固不得而黜之推斯意也則莽苟不誅論正統者亦將與之矣嗚呼何其戾也正統之說何爲而立耶苟以其全有天下故以是名加之則彼固有天下矣何不加以是名也苟欲假此以寓褒貶正大分申君臣之義明仁暴之別內夏外夷扶天理而誅人僞則不宜無辨而猥加之以是名使聖智夷乎暴桀順人者等乎逆弑也僥倖而

主意在此

不有變統之說則此論亦未能壓倒

得天下若。雖其勢力之強。無所爲而不成。然其心私計而深念。未嘗不畏後世之公議。今將立天下之大法。以爲萬世勸戒。不能探其邪正逆順之實。以明其是非。而槩以正統加諸有天下之人。不亦長僥倖者之惡而爲聖君賢主之羞乎。適事機之會。庸材小人皆可以得志處非其地。用非其時。聖君賢主亦不足以成治功。古之能統一宇內而動不以正者多矣。秦隋其尤也。動不以正而以正統稱之。使文武周公而有知其不羞與之同此名乎。故謂周秦漢晉隋唐宋均爲正統。猶謂孔子墨翟莊周李斯孟軻楊雄俱爲聖人而傳道統也。其孰以

爲可非聖人而謂之聖人人皆知其不然不可爲正統而加之以正統之號則安之而不知其不可是尚可以建之萬世而無弊乎名者聖人之所愼也季子然以冉求仲由爲大臣孔子忿然爭之若二子之才曾之諸臣莫及也苟爲大臣未見其爲過而孔子愼而不許葢才如仲由冉求而以爲大臣則伊尹周公將曷以名之乎伊尹周公大臣也則二子非其類矣故曰可謂具臣矣以秦隋而方乎周豈直二子之與伊尹周公哉使孔子而出其不混而稱之也决矣葢必有其道焉而不可知矣嘗試論之曰天下有正統一變統三三代正統也如

斟酌

公之言曰勢行乎一

漢如唐如宋雖不敢幾乎三代然其主皆有恤民之心則亦聖人之徒也附之以正統亦孔子與齊桓仁管仲之意歟奚謂變統取之不以正如晉宋齊梁之君使全有天下亦不可爲正矣守之不以仁義戕虐乎生民如秦與隋使傳數百年亦不可爲正矣夷狄而僭中國女后而據天位治如苻堅才如武氏亦不可繼統矣二統立而勸戒之道明僥倖者其有所懼乎此非孔子之言也蓋竊取孔子之意也

釋統中

正統之説立而後人君之位尊變統之名立而後正統

將義定于後世有以也

一　最是

之說明舉有天下若皆謂之正統則人將以正統可以智力得而不務修德矣其弊至于使人驕肆而不知戒舉三代而下皆不謂之正統則人將以正統非後世所能及而不勉於爲善矣其弊至於使人懈怠而無所勸其有天下同也惟其或歸諸正統或歸諸變統而不可必得故賢王有所勸而姦雄暴君不敢萌陵上虐民之心朱子綱目之作所以誅暴止亂於前而爲萬世法也立一法而不足盡天下之情僞則小人將馳騖乎法之外而竊笑吾法之疎是孰若無法之愈乎故正統以處其常而參之以變統然後其變可得而盡也朱子之意

曰周秦漢晉隋唐皆全有天下矣固不得不與之以正統苟如是則仁者徒仁暴者徒暴以正爲正又以非正爲正也而可乎吾之說則不然所貴乎爲君者豈謂其有天下哉以其建道德之中立仁義之極操政教之原有以過乎天下也有以過乎天下斯可以爲正統不然非其所據而據之是則變也以變爲正奚若以變爲變之美乎故周也漢也唐也宋也如朱子之意則可也晉也秦也隋也女后也夷狄也不謂之變何可哉正統則處之以天子之制變統則不得並焉正統之君非吾貴之也變統之君非吾賤之也賢者得民心得民心民斯

右之言爲修元史立一條故以太史宋公

尊之矣民尊之則天與之矣安得不貴之乎非其類無其德民必惡之當時惡之後世以其位而尊之則違乎天矣故不得不賤之也貴不特於其身而又延及於子孫雖甚愚不肖苟未至於亡國猶尊之以正統之禮賤不特於其身而其子孫雖有賢知之才亦不能揜其惡夫如是而後褒貶明夫如是而後勸戒著夫如是而後正統尊奸邪息夷狄懼

後正統論

正統之名何所本也曰本於春秋何以知其然也春秋之旨雖微而其大要不過辨君臣之等嚴華夷之分扶

之許可爲足恃云

天理遏人欲而已春秋之世周室衰諸侯盛以地不及於齊晉吳楚以兵以粟則不逮於魯衛曹鄭然而必曰天王天王齊晉雖大國一有踰分奸禮則必貶之楚與吳固已稱王與周無異矣而斥之曰子曰人豈非君臣之等華夷之分不可廢乎傳曰春秋大居正又曰王者大一統此正統之名所由本也於乎後之言正統者其可戾春秋以爲說乎由周以來秦漢晉隋唐宋皆嘗一天下主中國而朝四夷矣正統必歸焉秦起始皇二十六年而止於二世之三年隋起開皇九年而盡大業十三年唐起武德元年而盡天祐四年漢始高祖五年晉

始太康元年宋始太平興國四年然漢自建安而分爲三晉自惠帝以後夷狄橫熾而中原陷沒宋自高宗播遷江表是三代者或與篡賊勢同地醜或爲夷狄所虜辱甚者或屈膝而臣之其微甚矣然君臣之等華夷之分之不可廢猶周也故漢必至於炎興元年而止晉必至於元興三年而止宋必至於祥興二年而後天命絕此百世不易之道春秋之大法也而或者見其微欲斷自剖分之歲廢統而俱主之嗚呼其亦不察乎春秋之義而甘爲篡賊之歸也夫中國之爲貴者以有君臣之等禮義之教異乎夷狄也無君臣則入於夷狄入夷狄則

與禽獸幾矣當周之衰諸侯或射王中肩或天子出狩
聖人豈不知周之無異於齊晉吳楚之屬哉然而常抑
彼尊此若爲天下後世慮也苟以其迹則周當與魯衛
同列矣何有於王乎如此則何以爲聖人之春秋乎夫
漢晉宋之事奚異於此而今之橫議者猶嘐嘐不置嗚
呼其亦不察乎春秋之義而甘爲簒賊夷狄之歸也且
聖人之作春秋以其操至公之道故建之天地而不謬
前乎百王而有徵後俟來者而無惑也苟亦隨俗之好
惡待時而重輕豈足以爲聖人哉俗之相成歲薰月染
使人化而不知在宋之時見胡服聞胡語者猶以爲怪

主其帝而虜之或羞稱其事至于元百年之間四海之內起居飲食聲音器用皆化而同之斯民長子育孫於其土地習熟已久以爲當爾昔旣爲其民矣而斥之以爲夷狄豈不駭俗而驚世哉然顧嫌者乃一時之私非百世不易之道也賢者之慮事當先於衆人而預憂於後世使其可繼假使後世有聖人者出則將儼然當之如昔之正統乎抑亦有所裁制損益如處吳楚者乎苟以夷狄之主而進之於中國則無厭之虜何以懲畏安知其不復爲中國害乎如是則生民之禍大矣斯固仁者之所不忍也然則當何爲曰其始一天下也不得已

反正統之法書其國號而名其君於制詔號令變更之法稍異其文崩殂薨卒之稱遜降之繼世改元之禮如無統一傳以後分注之凡所當書者皆不得與中國之正統比以深致不幸之意使有天下者懲其害而保守不敢忽使夷狄知大義之嚴正統之不可以非類得以消弭其僥覬之心則亦庶乎聖人之意耳嗚呼俗之移人也久矣吾欲揚斯言於今之世寧能免啜啜者之譟怒哉此非予之言也乃聖人之言也向之所陳春秋之義也春秋之義苟廢三代以降得天下者亦異矣吾嘗妄論之曰有天下而不可比於正統者三篡臣也賊后

也夷狄也何也夷狄惡其亂華篡臣賊后惡其亂倫也
夫天之生此民好惡嗜欲之不齊不有以主之則紛爭
而靡定故簡聖賢之人授之命爲之主同其好惡節其
嗜欲明君臣父子夫婦長幼之倫以教之爲衣服等殺
交際吉凶之禮以文之撥洪水猛獸蛇蟲夷狄之害以
安之夫所貴乎中國者以其有人倫也以其有禮文之
美衣冠之制可以入先王之道也彼篡臣賊后者乘其
君之間弑而奪其位人倫亡矣而可以主天下乎苟從
而主之是率天下之民無父無君也是猶可說也彼夷
狄若姪母烝雜父子相攘無人倫上下之等也無衣冠

禮文之美也故先王以禽獸畜之不與中國之人齒苟舉而加諸中國之民之上是率天下爲禽獸也夫犬馬一旦據人之位雖三尺之童皆能憤怒號呼持梃而逐之悍婢奸隸殺其主而奪其家雖犬馬猶能爲之不平而噬齧之是何者爲其亂常也三者之亂常無異此矣士大夫誦先王之道者乃不知怪又或爲之辭其亦可悲矣乎或曰史以記事者欲其實乃所以彰其惡也故春秋於篡弒之君未嘗去其號聖人且不敢況後之人乎曰何爲其然也春秋之時非後世可比也當是時聞有臣弒君者矣未聞弒而奪其位者也且曾者聖人之

父母國而時君固在也故或爲之諱若他國則據其赴告之辭而書之聖人固有不知其詳者矣然崔杼之弒齊簡公孔子沐浴而請討之季氏之逐魯昭公孔子一則曰公在乾侯二則曰公在乾侯使季氏而主魯聖人其忍以魯國君禮與之乎其黜之無疑矣然則吾之言固聖人意也復何僭乎又況已往之跡而欲曲爲之諱其亦不達於義乎曰篡臣之事則旣然矣賊后曷爲而不得爲主也聖人之作易其於此言之備矣陽者君之道也夫道也陰者臣之道也妻道也易之六爻凡陰之得中陰乘陽位必諄諄爲之戒坤陰之純卦也於其始

則戒曰履霜堅氷至恐陽之志備也於其終恐疑於無陽也曰龍戰于野五恐其居尊位也則曰黄裳元吉黄中色而裳下飾臣之事也婦之道也戒其居上則不吉也其他曰括囊曰含章曰從王事未嘗于其專也推之六十四卦之中莫不皆然則聖人之意可知矣春秋無其事故不書使有之聖人其肯一日主之乎曰夷狄之不可爲統何所本也曰書曰蠻夷猾夏寇賊姦宄以蠻夷與寇賊並言之詩曰戎狄是膺孟子曰禹遏洪水驅蛇龍周公膺戎狄以戎狄與蛇蟲洪水並言之禮之言戎狄詳矣異服異言之人惡其類夷狄則察而誅之况

夷狄乎孔子大管仲之功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如其仁管仲之得為仁者聖人美其攘夷狄也然則進夷狄而不攘又從而助之者其不仁亦甚矣曾謂聖人而爾王之乎學聖人之學治先王之道而昧乎此又何足論哉曰荆舒以南春秋之所夷狄獨可為正統乎曰非也自秦以來襲禮義而為中國者二千年矣人倫明而風俗美烏得與夷狄比乎先正大儒知夷狄之不可長也故雖强如符堅盛如德光不與之以中國之禮知賊后之不可主也故呂氏之强武氏之才不與之以天子之位知篡臣之不可訓也故王莽侯景之徒一以盜

有謂明法不能釀亂亦不能定亂者非也既不釀亂豈不能定亂

賊待之。其爲法至公其爲道至明其爲慮至遠也其於聖人之意春秋之分至得也所謂萬世而不可易者也曰是則三者皆廢之而不書乎曰不也吾固曰不比之於正統而已非廢之也不廢其迹而異其辭則其爲戒也深矣嗚呼天下後世之心吾不敢必也茍有賢者其將信吾言也夫

深慮論四

有天下者常欲傳之於後世而不免於敗亡者何哉其大患在於治之非其法其次則患守法者非其人也民心難合而易離譬之龍蛇虎豹然欲久畜之則必先求

其嗜欲好惡喜怒之節而勿違其性使性安於我而無他慕之心然後可得而畜也既不失其性矣猶恐後之人未能皆若吾之用心專且勞於是立爲畜之之法而著之於書曰如是則可以久畜如彼則將逸去而不可禁使後世雖庸夫小子能守吾法而不變亦可以畜之而不失此創業者之責也法可以治而亂也法可以存而亡也歸罪於子孫而委諸天命可也苟吾法有未盡焉亂亡因吾法以起其可謂之天命乎周之嗣王自成康昭穆以下惟宣王爲賢其他者與漢唐亂亡之主無異然而至於七百餘年而後亡者守法者雖闇劣而其

法善也當七國之時周雖已衰使有賢主如宣王者復出赫然奮發舉文武之遺典而修明之諸侯有不歛衽而朝者乎故周之弊在乎守法者非其人而不在乎法漢唐之法駁雜而踈畧得賢主則治不得其人即亂而亡故其弊在乎法不足周事而不可專罪守法之非人若秦之法固不可得守矣使有賢主繼始皇之後猶不免於亂況胡亥之刻虐乎故二者俱弊而亡者秦也隋之法與秦異而守法者與秦同故法雖不足以取亡而亡於暴虐者隋也此五世之君惟周之亡爲天命秦隋漢唐雖爲法不同而自速其危亡則一而已夫有天下

者。豈有自速危亡之心哉。而子孫卒不免焉者。其爲法之過也。世之爲法者莫不欲禁暴亂貪猾詭僞盜竊之人而此數者常布滿海內之獄不爲少止豈爲刑罰之不重哉俟其爲暴亂貪猾詭僞盜竊而後禁之而不能使其不爲也聖人之爲法常治之於未爲之先使其心自知其非而不肯爲故爲法者不煩守法者不勞而民不敢爲亂易曰豶豕之牙吉豶牙非無牙也有牙而不能傷也此聖人治天下之法也

深慮論五

治天下有道仁義禮樂之謂也治天下有法慶賞刑誅

披毛見骨去骨見髓今民事頗不講矣可發一慟

之謂也古之爲法者以仁義禮樂爲穀粟而以慶賞刑誅爲塩醢故功成而民不病棄穀粟而食塩醢此亂之所由生也山谷之民固多不待塩醢而生者矣其害不過羸憊而無力以塩醢爲食不至於腐腸裂吻而死豈遂止哉人性非好死也常趨死之道而遊生者告之者非也夫仁義禮樂之道非虛言而已必有其實本其實而告之人寧有不知其美者乎仁義禮樂之爲人忌於世者由夫虛言而不爲事實者始告之以爲仁而不告之以爲仁之故彼將曰此虛言耳奚可用哉告之以爲義爲禮樂而不告之爲之之事彼將曰此特其名爾安

足信哉此聖人之道所以見棄於世而不振也持劒擁盾而謂人曰我善鬬人必信之儒衣冠而謂人曰我善鬬不笑則怒矣故欲人之見信必先示之以其事聖人之爲仁非特曰仁而已也必有仁之政欲民之無饑也口授之田欲民之無寒也教之桑而帛麻而布欲老者之有養祭享賓客之有奉也教之陂池而魚鱉牢柵而雞豚欲民之安也不爲苛役以勞之欲民之無夭也不爲煩刑以虐之親老子獨者勿事胎育而貧者有給以至于獵而不傷麛卵樵而不斬萌蘗皆仁也其爲義也必有義之政上之取之也有常用之也有節均之也有

分疆界也以防其事辭保也以洽其歡車服也以昭貴賤衡量也以信多寡飢寒也減其力役之征畧其婚娶之儀學於周也使其知長幼之序書於鄉也使其知善惡之效推而至於安生而達分尊上而趨事皆義也為禮之政而使民自揖讓拜跪獻酬之徵各極其敬以至于五倫叙而三綱立為樂之政而使民自咏歌搏推舞蹈之事充而大之至于和樂忠信不怨不怒而易使聖人之用是四者持之以堅凝而守之以悠久如待穫於秋濬泉於深必得其效而後止四者之化成天下之民膠結而不可解有不齊者從而以法令之則令之易服

三楊在政久志在恤民爲遴巡撫亦見相業

而治之不難故三代之民非異於後世之民也後世之民常好亂而三代之時未嘗有一民爲亂者治之者異也仁義禮樂入其心民雖知可以爲亂而不能賞罰旌誅動其心民雖欲爲亂而不敢不能者有所恥而不敢者有所畏也治天下而能使人恥於爲非雖無刑罰可也恃法威而使民畏民其能常畏乎及其衰則不畏之矣三代以下雖有賢主而不足致治者欲使民畏而不知仁義禮樂之說也故爲治不可以不察也

深慮論六

智者立法其次守法其次不亂法立法者非知仁義之

秦亦自亂其法制論實至論

道者不能守法者非知立法之意者不能不知立法之意者未有不亂法者也古之聖人既行仁義之政矣以爲未足以盡天下之變於是推仁義而寓之於法使吾之法行而仁義亦陰行其中故望吾之法者知其可畏而不犯中乎法者知法之立無非仁義而不怨用法而誅其民其民信之曰是非好法行也欲行仁義也故堯舜之世有不誅誅而海內服其公以其立法善而然也夫法之立豈爲利其國乎豈以保其子孫之不亡乎其意將以利民爾故法苟足以利民雖成於異代出於他人守之可也誠反先王之道而不足以利民雖作於吾

心勿守之可也知其善而守之能守法者也知其不善而更之亦能守法者也所惡乎變法者不知法之意而以私意紛更之出於巳者以爲是出於古之人者以爲非是其所當非而非其所宜是舉天下好惡之公皆棄而不用而一準其私意之法甚則特任其喜怒而亂予奪之平由是法不可行也蕭何曹參世所謂刀筆吏其功業事爲君子恥稱焉然何之立法參之善守法後世莫及也當參之亡其患不在乎無法而患乎法之過嚴不患乎法廢而不舉而患乎自亂其法故蕭何既損益一代之典曹參繼之卽洎然無所復爲參之本何之所

畏非不能有爲者也特恐變更而或致于亂不如固守之爲萬全爾夫天下譬之寶玉然法譬則韜藏之器然善爲寶玉計者器既成則藏而置之勿動可也日持而弄之携之以示人挾之以出遊失手而墮地不碎則缺壞矣故國有治於疏畧而亂於過爲之計過計者未嘗不笑疏畧者爲愚而不知疏畧者爲智大也故用智之爲智衆人之所知而不用其智之爲智非君子不能孟子曰禹之治水也行其所無事也豈止治水哉治天下者亦行其所無事而已

治要

無法不足以治天下而天下非法所能治也古之聖人知民不可以威服于是寓革姦剷暴之意於疏緩不切之爲使民優柔揖讓於其間莫不兢然有自重知耻之心未見鈇鉞而畏威未見鞠訊而遠罪潛修默改于閭閻田里之中若有臨而督之者彼豈恃區區之法哉法之爲用淺陋而易知民之爲情深詭而難測以難測之情視易知之法法已窮而其變未已未有不爲竊笑而陰誹者也善用法者常使民聞吾法之不可犯而不使民知吾法之果可畏夫人祗天而懼帝者以未嘗被其誅殛而或被其誅殛者必不能以復生也如使鬼神臨

人之庭捽人而擊之則愚夫鄙婦皆思持梃而逐之矣其何畏之有欲人之重犯乎法在乎不輕用法於民吾視殺戮爲輕刑而數用之彼將輕吾之殺戮而數犯之矣吾視笞罵爲大辱重而施之彼亦以笞罵爲足恥而畏避之矣得其要術者能使民畏笞罵爲殺戮不得其要者刑人接於市而人談笑犯法不爲之少衰人惟以死爲足重也故知樂其生知生之樂也故凡可以賊身害名之事慎忌而不爲使皆不愛其死則將紛然驚肆馳逐于法令之外趨死而不顧雖有法何足以制之聖人之治不恃斯民畏吾之法而恃其畏乎名不恃其畏

乎名而恃其畏乎義夫纘冠素組玄冠縞武與坐之嘉石而盡其衣施之人身非有毀形傷膚之慘也而使脩遊之士不齒之人與麗乎法者服之坐之則慚悔愧恨與被木索嬰金鈇者無異此何必刑哉加之以不義其辱固甚於刑矣孝友睦婣任恤有舉先王以是數者勸天下之民非能家說而人誘之也而人以能是爲榮不能是爲辱書之黨正族師之籍如受命于王庭而就刑于司寇其心違乎義故知畏乎義而惟恐或違之也事固有類乎不急而爲用至要甚微而爲化甚博者聖人常以是寓夫御世淑民之精意使民奔走慕悦無所厭

倦而不自知其由世俗不之察以爲迂遠而不若用法之有功則過矣人主莫不欲民之興於孝弟禮讓也而人不免悖德而蔑教莫不欲吏之奉職而循理也而吏不免恣肆而汙僻則法果可以禁之乎法加人之肢體而不從而謂虛名可以服其心其事若不近人之情而理有所宜然者不可不察也二人治家一以變色不言爲怒一以箠撻詬罵爲怒自其嚴者言以變色不言者爲不肅矣示其怒者雖異而其爲怒則同人見其色之不易變也於其偶發乎面其畏且恐與箠撻何擇哉故法不必嚴在示其意向而已辱莫大於不得同於恒人

觴舉坐以酒而飲一人水其愧於刑及其身恥爲醉酒者所輕笑也良淑之民皆冠緇布德爲民所尊者加識別之行爲人所卑者使不與恒民齊則民莫不修其所可尊而去其所可卑者矣吏以廉潔稱者歸則服其服不能以義退者異其服以媿之則德惠盡其職矣推是類也等其田里別其室廬使民無貴賤以德之高下爲貴賤仕無崇卑以政之廣狹爲崇卑有罪者始則異其冠服次則殊其里居如是而不悛則誠不可與爲善矣然後刑戮加焉人知刑罰果出於不得已而行於果不可不怒也必能自重其身知麗乎法者爲可恥而禮義

法官取其大意則井田亦似難行

之俗成矣夫苟可以變易風俗雖有甚難至遠之事先王之所樂爲也況其易者乎易者忽之以爲疏而不屑爲難者重之以爲高而不敢爲是則聖人之道終無適而行也悲夫

周官二

以一事之失而疑先王之政皆不可行以一人之謬而疑天下之士皆不可信此爲治者之大患車戰古法也房琯陳濤之戰以車而敗戰者遂謂車不可用自秦以來不以車戰而喪師殺將者亦多矣豈皆車之過哉琯以迂疏妄肆不知人而敗非車致然也由琯之所爲使

不以車戰其能不敗乎故議琯者罪琯可也罪車戰不可也先王之政其詳不可悉知也周官之所載詭于聖人之道者雖有之然遺典大法所以經世淑民者秩乎明且備豈後世所能及乎人見有用之而致亂者因以爲周官罪此鄙陋無稽之甚者也盜竊孔子之履納之而踰人之墻履寧有過乎竊履者可誅耳王安石之用周官棄其大者而不行惟取泉府之一言以傅會其私卒爲天下禍此安石之謬也周官之言利亦稍密矣蓋以千里之邦畿而供天地社稷之祭車服宮室之用公卿大夫群臣之祿諸侯之燕饗四夷之遺賚咸出于是

理財亦未始不先

固宜有其法焉然取民也有制役民也有節凶禮則無力政無財賦無關門之征其不厲民以自養亦明矣安石不師其善者而泥於國服爲息之說期以富國而國終不能富周官之法豈止於此而已乎爲治有本末養民有先後制其産使無不均詳其教使無不學文武周公之大意也法古者亦取其大意所屬而行之奚患財之不足哉不治其本而以理財爲先此文武周公之所誅而周官之所棄者也安石不顧而妄行後世不察而并罪周官周官何與焉自治道之不明士之自任者鮮矣自信而不惑者尤鮮也安石之自任而自信漢以下

儒者皆莫之及使誠識其大者而行之其事功豈不甚偉哉惜其學不知道而過于自信也斯民不見先王之治久矣遇王者恒患不知道有其器者恒患不逢其時其法存其人存苟有遇乎世焉知周官之果不可行哉

周禮辨疑一

周禮者周史所記周之治事書也以其出于周也文武周公之遺法微意往往可得而推以其成于史氏所述也故不能無謬於聖人然去後世之制則已遠矣其有不能大過於後世者蓋干逸之餘秦漢之士以意增損之者衆也條狼氏之誓群臣於馭曰車轘于大夫曰鞭

五百於大史曰殺小史曰墨周法豈若是暴哉君臣之際有常禮上不以尊而威其下下不以卑而屈於上道合則仕否則引而退不宜以鞭笞戮辱懼之也夫馭及太史皆近臣大夫則國之執政加以嚴刑而誓於衆使賢者居其職而能不知愧乎此非以禮使人之道也且車裂鞭三百之法秦漢以降之所有周之盛時寧有秦法御羣臣哉其非周制也明矣昔歐陽氏蘇氏皆嘗疑周禮然皆其制度之失耳於道無害也周禮之善多矣制度之不盡合豈足爲周公累哉若其有戾于道者則學周公者所宜知也

孟子嘗已取二三策别其後邪

武王誅紂

余讀春秋見其紀時書事少者止一二言多者不過數十言斷斷然傳其所信而不敢肆竊嘗疑之以爲當時史官所載必詳矣孔子曷不盡舉而書之奚爲簡略若是哉及觀左氏穀梁公羊三子之傳各述其所聞甚詳或曲說以傳經或因經而攟事肆情極論無復顧忌初若可喜徐而推之率多虛詞而鮮事實往往不足以得其要領而愈致人之惑然後知孔子謹嚴其詞若不敢盡者憂天下後世之至也孔子嘗繫易以辭矣反覆詰難至于理彰意竭而後止何獨於春秋而不盡其辭蓋

道可以智窮而事必以實著與其循疑而失實以爲後世害不若著其可信者之爲愈也故曰多聞闕疑又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此孔子之意也司馬遷之爲史記其志以作春秋自擬亦非不知春秋者矣至于紀載往昔之事奇聞怪說無所不錄而於三代之本紀多背經而信傳好立異而誣聖人其他微者未足論若武王與紂之事見于書最詳而遷乖亂之尤甚牧野之兵非武王之志也聖人之不幸也武成載其時事但曰一戎衣天下大定不書紂之死者爲武王諱且不忍書也他書謂紂自焚死意爲近之武王之於紂非有深讐宿怨特

爲民去亂耳當斯時使紂悔過遷善武王必不興師而踰孟津及紂兵已北使紂不死而降武王必將封之以百里之邑俾奉其宗廟必不忍加兵於其身也况紂已死乎吾意武王見紂之死也不踊而哭之命商之羣臣以禮瘞之矣豈復有餘怒及其旣死之身乎遷乃謂武王至紂死所三射之躬斬其首懸于太白之旗又斬其二嬖妾懸於小白之旗此皆戰國薄夫之妄言齊東野人之語非武王之事遷信而取之謬也漢高祖魏文帝皆中才之主非有聖智之度高祖猶能不殺子嬰文帝猶能奉山陽終其身曾謂武王聖人而忍其君至此乎

取裁于孔子一言述定

吾決知其不然矣苟信遷之言是使後世强臣凌上者藉臨其君而援武王以藉口其禍君臣之大義不亦甚哉吾故辨之以為好奇信怪者之戒

讀三墳書

書之名真而實偽者多矣何從而信之哉亦在真辨之爾辨之法有三昧其辭以望其世之先後正其名以求其事之是非質諸道以索其旨之淺深而真偽無所匿矣吾嘗執是以觀天下之書蓋十不失一焉若世傳三墳書者則又凡鄙而易見者也孔安國稱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其言大道今此書以山墳為伏羲之

書言君臣民物陰陽兵象謂之連山易而姓紀皇策之篇附焉以氣墳爲神農之書言歸藏生動長育生殺謂之歸藏易以形墳爲皇帝之書言其目而傳以申之考其辭則不類正其名則不合質諸道則淺陋而無稽其姓紀篇曰太始者元胎之萌太極者天地之父母太易者天地之變太初者天地之交太素者三才之始天地孕而生男女謂之三才頗剽莊列之餘言而造爲異説此其道之淺陋無稽者也其論物則曰木爲金所剋服陽臣十幹此後世曆生之常談伏羲之時曾有之乎論民曰四民之物以貨爲本伏羲之時曷有四民之名乎

謂封拜之辭曰策策始於漢而謂伏羲氏有策辭可乎祭天地於圜丘大夫之妻曰命婦周禮始有之而謂天地圜丘恩及命婦爲黃帝之事可乎相人之術起于衰世而謂聖人以形辨貴賤正賢否爲神農氏之書可乎此其名之不合者也其辭皆後世俚野之談而其尤謬者曰山月升騰川月專浮山雲疊峰氣雲霞彩山氣籠烟川氣浮光雲氣流霞皆唐人爲詩之語其敢典篇往往竊取書易而損益之如曰惟天生民惟君奉天民惟邦本食惟民天出言惟辭制器惟象動作惟變卜筮惟占先時者殺不及時者殺皆是也或者未之察顧謂書

所謂政典正本諸此而定爲上古之書其亦異哉然世之僞書衆矣如内經稱黃帝汲冢書稱周皆出于戰國秦漢之人故其書雖僞而其文近古有可取者此書則不僞於近代者也其後有序不著其姓名自謂天復中隱於青城之西因風雨石裂中有石匣得此書于匣中其文絕與此書類天復唐昭宗時也豈即青城隱者所僞邪雖然聖人之經猶日月然其道猶天地然使孔子時有三墳書孔子固不得而删存其名而亡其書孔子猶嘗言之今孔子之繫易但云伏羲氏畫八卦神農氏爲耒耜黃帝垂衣裳未嘗言三皇有所謂三墳書也孔

知此讀書大有目力

予不言安國何據而言之耶然則安國之言亦妄矣僞僞爲書者因其言而復借襲周禮三易連山歸藏之名以爲伏羲神農之書周易不可襲則以歸藏先坤後乾名黃帝者故曰坤乾其亦妄之妄者耶以區區俚野之文而欲托於三代唐虞之上是猶瞽夫懸破鏡於空中而欲自比於日月也其亦惑之甚耶於乎世之擬經者亦可以知愧矣

讀夏小正

夏小正凡三百九十餘言先儒以孔子所謂行夏之時者卽此書且以時之正令之善釋之自今觀之其書記

十二月之候有關于人事者二十有七若采芸采蘩祭鮪攝桑剝瓜剝棗納蔚取荼之類皆備記之求其大者惟服公田綏士女萬用入學剝鱓頒氷始蠶祈麥攻駒頒馬王狩陳筋革十一事而已豈所謂令之善者止於斯乎孔子有取於夏時以建寅之月爲歲首耳豈誠謂此書乎使此書果夏之遺書孔子曷不編于禹貢胤征之間乎孔子倘見此書矣不曰得夏小正而曰得夏時乎孔子未嘗指而言之後乎孔子者乃從而實之豈固別有所受乎或者信其說還謂汲冢書之周月解呂不韋之月令皆本諸此果何以定其先後乎聖人之經傳

竊書又托名公而傳責司馬遷劉向良是

之萬世而無惑者以其明道也千道苟無損益雖謂出於孔氏之壁成於堯舜之時謂之古書則可矣吾安敢信哉

讀汲冢周書

汲冢周書十卷七十解或謂晉太康中出於汲郡魏安釐王冢故曰汲冢以論載周事故曰周書宋李燾以漢司馬遷劉向嘗稱之謂晉時始出者非也此固是矣劉向謂其書爲周書即孔子刪定之餘者則非也何者其事有可疑也略舉其大者言之武王之伐殷誅其君弔其民而已其世俘篇乃曰馘魔億有十萬七千七百七

十有九俘人三億萬有二百三十夫殺人之多若是雖楚漢之際亂賊之暴不若是之酷而謂武王有是乎所誅以億萬計天下尚有人乎周公之用人不求備于一人其官人篇乃曰醉之以酒以觀其恭縱之以色以觀其常臨之以利以觀其不貪濫之以樂以觀其不荒以詐術啗人而責人以正雖戰國之世縱橫權數之徒所不爲曾謂周公而以此取人乎王者之師禁亂除暴以仁義爲本其大武篇則曰春違其農夏食其穀秋取其刈冬凍其葆不仁孰甚焉其大明篇則曰委以淫樂略以美女不義孰甚焉此後世稍有良心者所不忍爲曾

謂王者之用兵乃若是乎其爲文王之言曰利維生痛痛維生樂樂維生禮禮維生義義維生仁此稍知道者所不言曾謂文王大聖人而爲是言乎其文傳篇曰有十年之積者王有三年之積者霸霸之名起于衰世周初未嘗有之謂王者不以道德而在乎積穀之多是商鞅之徒所不言而以爲文王之言可乎其他若是者甚衆及載武王伐商之事往往謬誕與書不合由此觀之決非周書謂孔子刪定之餘者非也其中若謚法周月時訓職方之篇又與爾雅月令間有合者竊意漢初書亡隱士縉紳之流所僞者以爲周書而司馬遷不察故

引而用之劉向因以爲古書耳其中芮良夫篇最雅馴其日后除民害不惟民害民害非后誰其讐民至億兆后一而已寡不敵衆后其危哉嗚呼君子之言三復其篇爲之出涕

併爲劉向辨究可爲最序吐氣

讀子華子

余始聞太史公言子華子爲僞書近求其書以觀其辭婉麗可喜未覺其爲僞也及詳味而徐察之始知爲僞書無疑蓋子華子程氏名本子華其字晉人與孔子同時孔子所與傾蓋而語者也夫孔子周遊四方道途所過若楚狂沮溺荷蕢荷蓧丈人之流皆不足知其意至

於歎息而不已子華子一見而得聖人之歡心亟解束帛而贈之豈非當時之賢者哉其言論宜有過人者今所傳十篇之中語道德則頗襲老列之旨專對則倣左氏之文辨黃帝鑄鼎事不能直排其謬而曲爲之說傳會不經與晏子論儉難爲近正而起人君奢侈之端荅北宮意祥瑞之問善矣乃恐後世巧詐誕譎之臣作爲聲詩薦之郊廟似指漢武朱鴈芝房之事其子車氏猳之喻復竊韓愈所作柳宗元墓銘論代播州之意醫藥之技孔子罕言之則劇談之而不置八卦以宮言孔子贊易時未有也而曰坎宮震宮解字之不類時之乖錯

者甚衆以爲子華子之書豈非誣哉其首有劉向序亦與向文殊舛亦僞也僞之者不知爲誰晁公武以爲元豐以後人以字說而知之或以爲王銍豈或然歟嗟乎人之著書上欲以淑來世其次亦欲揚聲光於不朽而僞是書既不足以淑諸人而又不能少見其名果何爲哉果何爲哉

讀曾子

癸丑廬墓龍池哀哀與流水相激讀未終淚下不已嗟乎安用

曾子十篇一卷其詞見大戴禮雖非曾子所著然格言至論雜陳其閒而於言孝尤備意者出于門人弟子所傳聞而成於漢儒之手者也故其說閒有不純如曰喜

之而觀其不誣怒之而觀其不僭近諸色而觀其不踰飲之而觀其有常又曰神靈若禮樂仁義之祖也又曰君子將説富貴必勉於仁若是者決非曾子之言顧其言孝有足感予者予少之時事二親嘗謂人子無所自爲心以父母之心爲心今此書曰孝子無私憂無私樂父母之憂憂之父母所樂樂之吉乎其有味哉一何似予之所欲言也然少時知之而不能躬見之及今欲養而二親巳莫在矣疾病篇有曰親戚旣沒雖欲孝誰爲孝誦其言輟業流涕者久之

讀呂氏春秋

秉良太快取人意

呂氏春秋十三紀八覽六論凡百六十篇呂不韋爲秦相時使其賓客所著者也太史公以爲不韋徙蜀乃作呂覽夫不韋以見疑去國歲餘即飲酖死何有賓客何暇著書哉史又稱不韋書成懸之咸陽市置千金其上有易一字者輒與之不韋已徙蜀安得懸書於咸陽由此而言必爲相時所著太史公之言誤也不韋以大賈乘勢市奇貨致富貴而行不謹其功業無足道者特以賓客之書顯其名於後世況乎人君任賢以致治者乎然其書誠有足取者其節喪安死篇譏厚葬之弊其勿躬篇言人君之要在任人用民篇言刑罰不如德禮達

辯分職篇皆盡君人之道切中始皇之病其後秦卒以是數者僨敗亡國非知幾之士豈足以爲之哉第其時去聖人稍遠論道德皆本黃老書出於諸人之所傳聞事多舛謬如以桑穀共生爲成湯以曾莊與顔闔論馬與齊桓伐晉晉請比關內侯皆非其事而其時竟無敢易一字者豈畏不韋勢而然耶然予獨有感焉世之謂嚴酷者必曰秦法而爲相者乃廣致賓客以著書書皆詆訾時君爲俗主至數秦先王之過無所憚若是者皆後世之所甚諱而秦不以罪嗚呼然則秦法猶寬也

讀漢鹽鐵論

風俗通義有關名教鹽鐵論有關國計民生故先生所可之

鹽鐵論六十篇漢桓寬所著當武帝時兵革薦興財用匱竭而均輸鹽鐵之征橫出天下疲弊孝昭即位大將軍請詔郡國舉賢良文學問民所苦咸願罷鹽鐵酒榷均輸官御史大夫桑弘羊爭難之以爲不可罷寬襲其意而設爲問荅之詞以盡其辯善乎其言也於乎爲天下者曷嘗患乎無財也哉天下未嘗無財也苟用之以節治之有道夫何不足之有以漢言之文帝在位二十三年免民租者近半其時非有均輸鹽鐵之征而府庫充溢錢貫朽不可較武帝之天下即文帝之天下而又加之以百出之歛未嘗免一歲之租宜其富矣而反愈

固乏何哉蓋文帝節儉而武帝征伐營繕以糜費之也人君苟不節儉雖積金齊泰華蓄貨擬江海不至於亂未見其厭足也武帝之天下宜亂矣而文景之澤猶在人心重以霍光知所緩急從而稍稍罷其害者故一變而弭元元之憤不然漢豈可冀哉此書也其於道德功利之際論之當矣不特文辭足法而已也

讀荀悅申監

漢書類質

荀悅申監五卷其論治亂興亡之理詳矣悅生漢之衰丁靈獻之際強臣竊柄天下潰潰日非漢有悅雖侍講禁中而天子拱手受制知其莫之有爲著此書以宣其

可以當聖

志悅蓋有用之才又親見世之亂故其言愈有徵據從而行之可以爲治而自漢以來鮮有言之者縱或言之特以其文辭而已著書之不足恃如是哉然秦焰之餘聖道滅息唐虞三代之大經且廢而不講爲治者視之以爲空言而共譁笑之則夫悅書之不用又無足怪也余讀其書至曰以智能治民者泅也以道德治民者舟也怳然失色而悲之

讀陳仝甫上宋孝宗四書

予始讀仝甫論史諸文見其馳騁爲驚人可喜之談以爲仝甫特尚氣狂生耳未必足用也及觀其上孝宗四

書不覺慨然而歎毛髮森然上豎嗚呼全甫豈狂者哉蓋俊傑丈夫也宋之不興天實棄之使孝宗之志不伸者史浩沮之於前湯思退敗之於後及全甫上書之時孝宗之初志已衰矣當隆興間孝宗苟聞此言將不踰時而召用之寧使全甫至四上而不報死于布衣而不用哉設用全甫聽其言從其設施則未必無成功而卒不用者天也宋之不復興者亦孝宗也興亡天命非予所知予所憾者以全甫之才而不得一展以死又豈非天哉展弗展不足以論全甫予所深悲者世愈下而俗愈變士大夫厭厭無氣有言責者不敢吐一辭況若全

乃知漢文尚黃老處

甫一布衣乎人不以爲狂則以爲妄得全身進退以死于牖下若仝甫者幸矣尚何不用之足怪乎世之相遠二百年而俗之相下如此使仝甫而見之當何如耶

鄭靈公二

御臣之術難矣御小臣之難不若御大臣之難御大臣之難不若御權臣之難也小臣有善賞之可也有過罪之可也大臣有功而賞之浮于功則驕不稱其功則怨有過而罪之當其罪則怒不當其罪則肆然猶不敢爲亂也至于權臣則不然其威足以懾百姓其勢足以脅人主其喜怒足以爲禍福故善御權臣者能陰銷其威

文勢似蘇

而使國之大柄歸於己若上也其次則莫若制之以禮嚴之以分惠之以恩使自戢其權而不至於僭又不能然則不取其怨怒而已取其怨怒則危矣世之取權臣之怨怒者非爲責其政事而然也非爲詰其專橫而然也其始出于爭不急之小務蓋侮慢之私智怨蓄於纖微芥蔕之中而禍發於篡國弑君之大昔之所聞不可勝道而靈公之于子公尤其最著者也子公之爲鄭卿蓋久矣靈公始立而爲君德澤不加於境內威令未信於朝廷其於國之權臣宜撫之防之徐而收其柄銷其威然後國可得而治也不勝其一笑之憤斬杯羹而不

與以取慾卒致弑逆之禍烏得為智乎、今夫吾力足以勝人而後嘲之侮之嘻罵之以致其怒故每鬬則勝苟不自量而好侮有力之人未有不勝於人者也況子公者久執鄭國之政於嗣君之立得杯羹之賜則夸以為榮泱然而靳之不與寧不失其素望而慙同列之人乎害同而受辱雖鞭撻不足較而恥一人于千百人之中、其辱甚於死、何者恐為千百人所笑也、況子公斗筲飲食之人而秉無上之器其得志於杯羹則喜否則為亂閫小人之常情其罪安足論乎獨靈公之失則世之御權臣者所宜知也昔者漢文帝以諸王入繼國統絳侯

周勃挾誅呂氏之權、常有德色、帝待之益莊、一旦臨朝而問穀錢決獄之數、勃不能對、慙愧流汗、遂謝病不敢居相位。不責其德色之不恭、而引職事以問之。若文帝可謂能御權臣矣。蓋勃之功烈聲威素行於臣民、苟責其不恭、其心怏怏、未必服。禍或因之以起矣。吾固假之以寬、置而不問、而以其職問之。文帝豈不知其不能對哉。出其不意、問其所當知、使其不對、而自慙慙而不敢怨、怨而不敢怒。其驕慢之虛氣、至是索然銷鑠、而無餘。天下之大柄、不待發於聲色、而盡歸于己。雖有勃輩十百、亦無足畏矣。此其得御權臣之道者也、使鄭靈公有

以國士遇義者請智伯眼力不爾

文帝之行烏有殺身之禍哉後之人主不幸而遇權臣以文帝爲法而以靈公爲戒庶乎其無患矣

豫讓

士君子立身事主既名知己則當竭盡知謀忠告善道銷患于未形保治於未然俾身全而主安生爲名臣死爲上鬼垂光百世照耀簡策斯爲美也苟遇知己不能扶危于未亂之先而乃捐軀殞命於既敗之後釣名沽譽眩世駭俗由君子觀之皆所不取也葢嘗因而論之豫讓臣事智伯及趙襄子殺智伯讓爲之報仇聲名烈烈雖愚夫愚婦莫不知其爲忠臣義士也嗚呼讓之死

固忠矣惜乎處死之道有未忠者存焉何也觀其漆身吞炭謂其友曰凡吾所爲者極難將以愧天下後世之爲人臣而懷二心者也謂非忠可乎及觀斬劒三躍襄子責以不死於中行氏而獨死於智伯讓應曰中行氏以衆人待我我故以衆人報之智伯以國士待我我故以國士報之即此而論讓有餘憾矣叚規之事韓康任章之事魏獻未聞以國士待之也而規也章也力勸其主從智伯之請與之地以驕其志而速其亡也豨疵之事智伯亦未嘗以國士待之也而疵能察韓魏之情以諫智伯雖不用其言以至滅亡而疵之知謀忠告已無

愧於心也。讓既自謂智伯待以國士矣。國士濟國之事也。當伯詰地無厭之日。縱欲荒棄之時。爲讓者正宜陳力就列。諄諄然而告之曰。諸侯大夫各受分地。無相侵奪。古之制也。今無故而取地於人。人不與。而吾之忿心必生。與之則吾之驕心以起。忿必爭。爭必敗。驕必傲。傲必亡。諄切懇告。諫不從。再諫之。再諫不從。三諫之。三諫不從。移其伏劍之死。死於是日。伯雖頑冥不靈。感其至誠。庶幾復悟。和韓魏。釋趙圍。保全智宗。守其祭祀。若然則讓雖死猶生也。豈不勝於斬劍而死乎。讓於此時。曾無一語開悟主心。視伯之危亡。猶越人視秦人之肥瘠

脈

也袖手旁觀坐待成敗國士之報曾若是乎智伯既死而乃不勝血氣之悻悻甘自附于刺客之流何足道哉何足道哉雖然以國士而論豫讓固不足以當矣彼朝爲仇敵暮爲君臣靦然而自得者又讓之罪人也噫

條侯傳論

天下之賞罰必有所受受於人者必制於人大夫受於諸侯諸侯得以賞罰之諸侯受於天子天子得以賞罰之惟天子之大柄受於天而天不屑屑然與之較古之聖人恐其無所畏而肆也於是立史氏以書之史氏者所以賞罰天子而立天下之大公於世故天子之所賞

而濫天下莫敢問史氏得以奪之天子之所罰而借天下莫敢言史氏得以予之天子之身所爲有當否乎其下者莫敢是非也史氏秉大公之道是非之故天子之賞罰信於當時史氏之賞罰信於萬世天子之賞罰可以賤貴一世之人而史氏之賞罰可以懲勸於無窮榮辱於既死君子謂史氏之柄不在天子下彼以其位此以其公也使史氏之予奪而不以其公後世何所取信哉漢初輔相之臣多出於一時亡命屠販刀筆之流其人皆習熟世故迫于利害善避禍趨變而堅守臣節求諸高惠文景四世間如王陵周亞夫輩無數人而 夫

尤得大臣體在景帝時以爭皇后兄信及匈奴降王之封忤旨遂用他事下獄以死夫封無功者以亂先帝之法納夷狄之叛臣以啟為臣不忠之心此誠宰相之所宜爭也亞夫爭之豈為過哉彼景帝者私刻忍人也欲封其后之兄而亞夫不從其心固有殺亞夫之端矣特未得其名耳及降王而不封其怒宜愈甚特無以屈其說故忍而未發官甲楯之告景帝方幸其有名以誅之遂卒寘之於死求其所為事確乎有大臣之風景帝罪之者私恨也為史者宜有以明之而司馬遷反詆之為守節不遜以取窮困嗚呼人臣如亞夫乃可謂之不遜

乎夫朝廷之禮君臣之分固有當遜者矣至于爲一事而亂舊典起邪心爲害於國甚矣苟阿意希旨從而附和之此小人反覆之計謀一身而不顧職業之所爲烏可謂之遜乎人臣者以義守職以忠事君利害有所不恤苟畏窮困而安利達則無所不至矣亞夫之心豈以窮困爲戚者哉遷不稱其能守官而誣其不遜不閔其死不以罪而悲其困窮史氏之論若此何以信于後世此吾嘗論遷善紀事而不知統善陳辭而不能斷有良史之才而不達君子之道亞夫傳之類也

諸葛誕

至言可誦
處無忽

諸葛氏兄弟三人仕于三國才氣雖不相類然孔明之下瑾與誕亦人豪也誕當司馬昭僭竊之時拒賈充之說起兵討之事雖無成身不失為忠義豈非凜然大丈夫乎世俗乃以是訾之謂蜀得龍吳得虎魏得狗為斯言者必賈充之徒自以斵國弒君取富貴為得計論人成敗而不識逆順是非之辨者也豈非揚子雲所謂舍其沐猴而謂人沐猴者邪

司馬孚

斯道之在天下猶日月之在天也淫風怪雨彌時而止日月未嘗不行乎其間亂臣賊子恣橫乎世而天理之

在人心者、終不少變、秦能滅六國之君、而不能使六國之民不思其故主、王莽能竊漢之位、而不能使海內之民一日忘漢之德、力可以服人身、而不可以服人之心、智可以擾人紀、而不可以滅天之道、先王所以欲明斯道於天下者、豈誠欲務迂遠難行之事以為觀美乎、其意以為苟徒用法以禁之、使不敢為邪、不若使之各知斯道、自不能為亂之為愈也、周自昭穆以下、皆可以下國、強侯鉅伯環擁而迭興、皆可以兼并、然而卻視蹙額、莫敢發口萌犯上之言者、非其勢力之不及、特以斯道猶有存者、畏受悖道之名而不忍也、秦之土地兵力、豈

皆過於諸國哉卒至于刼其王而不顧者夷狄之俗教化不明君臣上下不知道也一家之敗必始于不學之人一國之亂必興於不教之地天下之禍常發於無道之國先王必以教化爲先務而不敢忽者豈苟然哉曹氏以詐力得國而不知所教當是之時斯道不明甚矣故丕叡父子坐席未暖而司馬懿巳瞷其旁而欲攘取之臨終涕泣托以幼孤少不合意則引其手而易其位如易偶人然公卿大臣迎合將順莫以爲非積習旣久至于弑君篡位以爲常耳而不復怪葢舉中國而從之矣而其宗室之中若司馬孚者獨懇欵悲痛不忍與其

謀子姓爲天子而身爲王公可謂尊顯矣獨慚愧若不忍居者身死于晉猶願爲魏之貞士夫魏之亡已久奸佞小人若賈充之徒咸以爲堯舜之禪無以過而孚獨拳拳懷其舊君豈有所求而然哉吾以是而知雖大亂之世斯道未嘗亡國可以滅而斯道不可滅也求之二千載間生於逆亂之族而不爲所變者三人司馬氏之孚武氏之攸緒朱溫之兄全昱皆能知篡逆之非唯攸緒辭位避去不受寵祿爲最賢孚固非全昱可及然卒至受王爵而不辭其歸與全昱無異全昱啟羣盜惑於利而失其本心無足異者惜孚知忠而不知遷義之方

學術真可惜

也使孚爲魏而死謂之魏貞士可也魏亡而不仕乎晉謂之貞士亦宜也既分土而居之是與師昭無別矣猶欲自托爲魏臣其不智豈不甚哉雖然孚當廢弑之際不失臣禮使曹氏之臣皆能如孚師昭雖暴終不敢奪魏而自立也然則孚焉可少而斯道烏可忽哉

殷浩

自先王養士之制亡而天下無全才士之生乎世者其學術各隨世之所尚而變觀乎世之所尚而士可知也西漢尚經術故士多通經而達理東漢尚風節故士多能自重而不徇志於利祿唐尚諫諍故抗直之士衆惟

擇而後用
用而後擇
古今治亂
之分

晉祖玄虛而尚清談、故士之生于是時者、能以恬淡寡欲治身、而以簡樸不煩鎮俗、釋然有等貴賤齊死生之意、王導以此興江左、謝安以此勝苻秦、庾冰王彪之之流皆以此見重于世、士之用學術、猶工人之用器、器之用雖不同、然利者愈于鈍、有者愈于無、挾其所聞知、以應當世之事、其不合者鮮矣、方未用時、計畫規度天下之得失利害、素已定於心、及居乎位、則舉而施之、如出物于櫝、入手于袖、取金帛于藏而陳之中庭、快乎其無難、沛乎其不窮矣、宜其無不當也、若諸葛孔明范仲淹、身在布衣、而已有宰輔之志、人亦以其志望之、及其得

志果不失人之所望是豈待言語而見哉以言語自表
異者類多夸誕之士若殷浩者夸誕之尤也人莫貴于
自知自知而後可以知人晉疑桓溫勢盛而藉浩抗之
浩自計才智可以敵溫否乎溫握兵擅命久矣使才智
與溫等猶不易況浩不及而居之不辭求免於禍難矣
彼溫者志趣雖有不純而其才足以有爲且當是時晉
室之衰甚矣使浩爲相能與驩然相下競以安國家利
社稷不當以相軋而以信義喻之溫必感奮而恢復其
外浩修爲相之職而輔其內不越數年中原必可復也
浩不此之究而輕動自用爲不能爲之事而圖不可圖

之功踈姚襄而致其敗信敵國之間而自將以襲人其
智術之踈殆與豎子無異固識者之所竊笑而俟其敗
者卒取縻辱豈溫之罪哉溫謂用爲令僕其宜欲以浩
爲相浩不惟不可將相亦非其所能爲也葢浩率易而
不知國體觀其欲殺蔡謨固知其人之誕妄而不可有
爲矣其視導安之持重嚴簡相遠不亦甚哉非名不足
以取士而以名取士者又多失於虛名之人唐四夔李
元平及浩者皆名過其實者也自古不覈名實而取名
實不副之人其不敗者幸也

魏孝文

[illegible]五此 [illegible]雜下曰 釋泐董

昔者舜命皋陶曰明于五刑以弼五教周人亦曰伯夷降典折民于刑豈非禮者刑之本而刑者禮之寓乎故禮之與刑異用而同歸出乎禮則入乎刑法之所不能加者禮之所取也春秋聖人用刑之書也而一本乎禮酌乎禮之中參乎其事之輕重斷以聖人書法之繁簡則春秋之旨可識而天下難處之變可處矣文姜桓公之夫人而與弒其夫其罪為重故于其去魯也削其姓氏曰夫人孫于齊哀姜閔公之母而與聞乎故其罪為輕故于其去也不削其姓氏而曰夫人姜氏孫于邾然其事雖殊而子無讎母之義則等也是以于其葬也皆

謹書之而無貶辭焉其稱孫于前以正天下之大義書葬于後所以全母子之至情皆本乎綱常揆乎人心合乎伯夷之典皐陶之刑而無悖者也元魏馮太后酖其子獻文帝弘而獻文之子孝文帝宏爲馮氏行期年之喪動循禮制君子取焉先儒有爲異說者以爲非所當服其說謂孝文於馮太后有不共戴天之讐烏得而爲之服吾意不然天下固無無父之國而豈有無母之人哉獻文於孝文則父也於太后則子也母雖不慈子不可以不盡子道使太后有殺子之心而不果殺爲其子者尚不宜以欲殺巳故而弗爲服況孝文乃其孫而可

以父故而讐祖母乎知其親而不能推其所當尊禽獸夷狄之道也因吾之親以推吾親之所親因吾之尊以推吾親之所尊此聖賢之教所以異於禽獸夷狄而爲萬世通行之典也母殺其子而孫得讐是知有父而不知父之有親也豈人情與天理乎假而不幸遇若文姜之母預殺吾父爲子者欲讐之則子之弑母與婦之殺夫其罪固無以異弑母而復讐欲爲孝而益重其不孝猶且不可故聖人於文姜之卒書葬以明母子之恩況馮太后直哀姜比耳母生之身而母殺之死者且不敢怨而孫乃欲追讐其祖母而絕不服喪果何義者乎論

者徒知父之讐不共戴天而不推孝子之於親縱受其虐不敢疾怨固非常人之比苟惟仲子之情而不可父之於母猶吾之於父是惟知有父而以祖爲路人商鞅韓非之法猶不至此顧欲妄援春秋以斷之春秋之義曾若是戾乎故馮太后之殺子固獲罪于春秋而非子孫之所得讐也孝文之盡心乎喪禮其於禮也合矣其於人子之情厚矣孔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聖人於人之過求人之仁而論者乃於人之美而求其過其亦異乎聖人之教而甚于責人也哉或曰子無讐母之義固然矣唐之武后論者惜五王不告于

廟而誅之何也曰馮太后之惡惟在乎殺子故孫不得而讐之武氏戕唐之宗廟社稷殲唐之子孫易唐之國號是唐之簒賊也子雖不忍讐之唐之祖宗其舍之乎五王爲唐討賊中宗勿與知焉其可也是亦春秋之意也故春秋之法罪輕而不悖乎禮者不以公義廢私恩惡大而爲天下所不容者不以私恩廢公義能權事物之輕重然後可以用春秋不然其不受誅於春秋者鮮矣

甄琛

爲君難理
與共一也

人君之職爲天養民者也然一人至寡也天下至衆也

人君果何以養之哉惟用天之所產以養天民而已五材百物不能自察其可用而用之故人君者導之以取之之方資之以用之之要使生乎天地之間者不至于無用用天下之物者不至于無節此君人者之職也後世人主不知其職在乎養民而剝民以自養凡物之適於用者盡籠而取之而與民爲市於是茶鹽之類皆屬於官而責其稅於民民弗惟不蒙其利而橫被其害者多矣此豈天地生物之意邪元魏甄琛請罷鹽池之稅其言曰一家之長必惠養子孫天下之君必惠養兆民未有爲人父母而吝其醯鹽富有羣生而權其一物者

足物貞句長

也。善哉乎斯言天下名言也而當時羣臣有沮其議者以爲其禁旣罷利歸富室而小民不獲預語其障禁倍於官司夫利爲豪强者之所擅特不能制之以法使然耳誠能爲之制俾遠近之民以口多寡受鹽立官一員聽其爭鬬之訟而不取其利豈非王政之善也哉上有好利之君言利之臣由是甄琛之言世俗訾笑以爲迂而不適於用不知世俗之所謂迂者皆先王之所取也

沈約

爲非常逆理之事者其身雖周旋俯仰於衆人之中而其心常懷慚蒙愧於獨居深念之頃方其年壯氣盛猶

可以自勝及乎年邁而衰氣餒而病所爲之事與所負之人或見於影響或形於夢寐凜乎在前皆其讐敵此理之自然而豈自外至哉齊侯之彭生呂后之如意司馬子元之賈陵道王凌沈約之齊和帝皆是物也而是物者非果能爲禍祟也穿窬之盜多夢牢獄巫覡之流多覩妖怪彼其心之所慮習之所積有以致之耳齊和帝之天下爲梁武帝所奪使其靈則梁武當見之矣何爲而但斷沈約之舌哉國家之勢已歸於梁假若沈約不言其能止乎不禍梁武而禍約非齊和帝能禍約也利其國之亡而賣之以圖富貴其心惴惴然未嘗不內

最嚴于
變之統
其身論
人平恕者

愧於天天固有斷其舌之理矣君子之學仰不愧天俯不怍人夫與鬼神且不能違之而何夢寐之見乎故心無愧怍視死猶生也將死而覩鬼神異行者多行可愧者也

隋文帝

隋文帝以詐力取尊位其子侈縱以致敗亡君子陋之至與秦並稱然當時戶口蕃殖國用富溢夷狄率強大不敢少與之抗若漢唐之盛矣夫果何以得此也昏惑之主欲富國者必厚歛民以適其欲而文帝躬履節儉謂有司曰寧餘於民無藏府庫斯言也豈惟中主有所

不及雖前代賢君或愧焉此非富國之本乎罷醫酒之禁減庸調之額死罪三奏而後行刑褒賞治民有政蹟之吏此非戶口滋殖之本乎吐谷渾之子嵬王訶謀執其父而降則詔之曰溥天之下皆朕臣妾各爲善事即稱朕心嵬王旣欲歸朕朕惟教以爲臣子之法不可遠遺兵馬助爲惡事卓哉言乎不以小利縻大義眞可以服夷狄之心矣其爲人雖猜忌苛忍而能撫有華夏赫然續數百年之正統亦有以也哉後世人主語及秦隋則羞與爲比求其所爲不及秦隋者多矣此類是也苟不强爲善而徒羞比於秦隋使秦隋之主有知其不羞

滴中有實見解鑿出之眞不德之言

與之比者幾希

蘇威

可以生可以死可以貴可以賤者君子也惡死而慕生貪富貴而戚貧賤者小人也以死爲可惡寧知死有善於生者乎以貴爲可樂寧知賤有安於貴者乎君子之於世視生死貴賤如手之俯仰不以動其意而一以義裁之義宜死也雖假之以百齡之壽不苟生也義宜賤也雖誘之以三公之爵不苟貴也其好惡豈悖於人情哉衆人徇於利故好惡失其中君子於義也明故審于輕重也當天下之亂常以世無知義之士而小人衆也

危邦敗國有知義者立乎羣邪之間使小人之爵祿不足以誘威刑不足以脅則尚可以興也不然雖全盛之天下其誰與守隋之亡也非甲兵少而才用竭朝廷無知義之士而莫爲之死也輔相舊臣惟一蘇威拜伏蹈舞勸進頌美於羣盜而不以爲愧威在文帝時富貴已極寵遇已厚國危主辱力不能救則朝服立朝數羣盜之罪而以身死之使覬覦僥倖之徒知君臣之分不可犯豈非大丈夫哉惜死而不忍決屈身于羣盜其辱甚于死而威不悟然人不至于死不止也與其恥辱而生孰若速死之爲善乎威事功殆亦有可取使死得其所

固隋之名臣也一陷于非義身名俱喪天下至今羞稱之則其生也適所以累豈不悲夫雖然威固不善處其身矣而隋之處其羣臣者亦有以致之古之人必以禮貌待其臣者豈僞爲爾哉養其氣而厲其節平居則有犯顏忠諫之益不幸而臨禍患則可殺而不可辱寧舍其生而不敢負國隋氏父子之遇羣臣詐寵而威役之雖將相之貴少有疑隙則箠殺于殿庭之間凡仕于其時者皆挫辱之餘無恥之人氣不足以有爲節不能以自守其屈身於盜賊固勢使之然豈足深怪哉不以君子待之而能以君子自爲者惟君子爲然素以小人待

此太宗不及唐高祖處高祖已慮之矣

之而欲望其爲君子之事此中人所難也於蘇威何惑哉

唐

有志於非常之功者必有非常之禍常者聖人之所務非常者君子之所惡而非常之功尤天道之所不與也人未嘗不欲有功也而不可有喜功之心以有功爲喜必以無功爲耻苟自聦其無功乃急于成功不顧難易而爲之天下必有受其害者矣先王之治天下爲其所當爲而不强其所難爲使天下民物各循其性終身行之猶有不及何暇他務哉後世之君多好徼功于夷狄

故其衰也常受夷狄之禍而唐爲尤甚皆太宗啟之也古之人君非不欲廣地衆民非不能攘遠伐亂而未嘗以逞于夷狄者知夷狄之不可以仁義懷不足以兵力取而恐爲中國之患也甘心于異類者必有禍馮婦之子孫多死于虎學王良之術者多死于騠齧非惟力不武而習不精殆天道也太宗既平群雄而盡有海内其心思立希世間見之功以夸示後嗣命將出師獵夷虜之窟而獮之縲其酋長致之闕下襲以冠帶而俾之宿衛當其盛時自謂胡粤一家三王五帝之所未有至於玄宗盡用胡人爲邊將任以疆場之事祿山思明遂因

之以起而唐幾于亡其後二百年間回鶻突厥吐蕃之寇不絕於邊郡盜賊之輿卒自伐南詔始而五代四主皆出於雜胡德光桀黠遂子臨中國之主而號令宇內自晉以降受夷狄之禍亦未有若唐者也較其成功僅快適於一時而流患儲害歷二十餘世而不止太宗之支庶始翦於武氏再覆於祿山黃巢藏之崔胤朱溫芟之太宗於民有德不宜若是酷也寧知非喜功之報耶西漢之主惟武帝喜功最甚武帝諸子鮮不以惡終蓋兵之凶也久矣創業而以兵取者必有天禍喜功好刑者必難乎其後不得已而用兵若湯武之爲心在拯民

論決愛惡

而不在圖利庶乎可免哉不然是以一時之功易無窮
之禍也

張九齡

張九齡爲相而能使玄宗無過太子不廢小人困不得
志九齡出而綱紀壞唐室漸亂而幾亡國或曰九齡古
所謂大臣哉曰九齡忠矣而不能擇義善事君矣而未
善處身安得爲大臣乎古之大臣正其身以爲天下準
不可以位拘不可以恩狎立乎朝廷而君不敢爲非義
邪佞畏伏而不可肆待之以禮則留外貌少衰則引而
去之其決於去就非不欲行道爲欲行道故必審于去

正人立朝只在先事須防徒顯諫無益也

就也楚王戊不設醴于穆生生曰不去楚人將鉗我于市醴之不設何遽至于鉗哉然禍發必有幾人心之敬怠必以漸不設醴必至於不進食不進食必至於不命之坐不命之坐則必至於笞辱傌詈笞辱傌詈又不足不至於鉗而不止然則不設醴之去褻辱直毫髮間耳烏可不預為之計乎九齡臨事規諫近於以道事君者惜其知不可為而不速也九齡必欲殺安祿山行敗軍之誅宰相職也且已知其有反相寧可已乎當玄宗之不殺九齡宜以死爭之爭之堅不許則宜如褚遂良還笏而請玄宗苟悟而從則可除天下之害不從亦不失

去就之義而無愧九齡爭之不力而遂已焉玄宗以王夷甫見詆又忍而不去玄宗寧不以貪富貴疑九齡哉九齡於此固可去矣及沮牛仙客之封李林甫以書生侮九齡而玄宗亦深慢之無復敬禮之意其當去也明矣而復不辭終至見斥而後去何其昧於幾而不知義九齡欲留而盡其言乎則二者可以見矣欲留而行其道乎則未有待人不以禮而可以行道者也九齡之賢必不慕區區之富貴然觀九齡之事若未能超然于富貴之外者豈其心在君與國而不暇爲身謀耶世未有詘其身而可正天下者九齡或未思之乎使九齡獲聞

原與去者亦是

聖賢之道以古之大臣自望其事功必不若此而止也自道之不明通達者流於權詐卑陋者局于貪鄙求之于唐如九齡者不過數人亦豈易得哉然則九齡雖未足為古之大臣亦可謂唐之大臣也夫

越巫

越巫自詭善驅鬼物人病立壇場鳴角振鈴跳擲叫呼為胡旋舞禳之病幸已饌酒食持其貲去死則諉以它故終不自信其術之妄恒夸人曰我善治鬼鬼莫敢我抗惡少年慍其誕瞷其夜歸分五六人棲道旁木上相去各里所候巫過下砂石擊之巫以為真鬼也即旋其

角且角爪走心大駭首岑岑加重行不知足所在稍前駭頗定木間砂亂下如初又旋而角角不能成音走愈急復至前復如初手慄氣懾不能角角墜振其鈴既而鈴墜惟大叫以行行聞履聲及葉鳴谷響亦皆以爲鬼號求救於人甚哀夜半抵家大哭叩門其妻問故舌縮不能言惟指床曰亟扶我寢我遇鬼今死矣扶至床床裂死膚色如藍巫至死不知其非鬼床裂二字疑誤

吴士

吴士好夸言自高其能謂舉世莫及尤善談兵談必推孫吴遇元季亂張士誠稱王姑蘇與國朝爭雄兵未決

士謁士誠曰吾觀今天下形勢莫便於姑蘇粟帛莫富於姑蘇甲兵莫利於姑蘇然而不覇者將劣也今大王之將皆任賤丈夫戰而不知兵此鼠鬪耳王果能將吾中原可得於勝小敵何有士誠以為然俾為將聽自募兵戒司粟吏勿與較贏縮士嘗游錢塘與無賴懦人交遂募兵於錢塘無賴士皆起從之得官者數十人月糜粟萬計日相與講擊刺坐作之法暇則斬牲具酒燕飲其所募士實未嘗能將兵也李曹公破錢塘士及麾下遁去不敢少格蒐得縛至轅門誅之垂死猶曰吾善孫吳法

右越巫吳士二篇余見世人之好誕者死於誕好夸
者死於夸而終身不自知其非者衆矣豈不惑哉遊
吳越間客談二事類之書以爲世戒

柔肉不入節士腹其中多畜桂也

記

戇窩記　　方遜志

士之可貴者在節氣不在才智天下未嘗無才智之士而世之亂也恒以用才騁智者馳騖太過釣奇竊名以悅其君卒致無窮之禍而氣節之士不與焉氣節者偃蹇可畏而才智者敏慧可喜可喜者易以成功亦易以致亂欲制禍亂於未萌之先非得可畏者而任之不可也漢汲長孺吳張子布輩皆負氣自高昌言倨色不少屈抑以取合當世視人君之尊不爲之動遇事輒面爭其短無所忌此皆流俗所謂戇人也而朝廷恒倚之以

爲重狐鼠之盜瞯其進退以爲恭肆彼豈用區區之才智以服人哉人望而憚之以其節之足尚也國家可使數十年無材智之士而不可一日無氣節之臣譬彼甘脆之味雖累時月不食未足爲病而薑桂之和不可斯須無之人君無可畏者在其側欲無危敗難矣余少慕古之戇者欲起長孺子布與之交而不可得則思博交海內之士以觀其所存謂余爲戇者有矣而慕乎戇者未始或見豈節義之士獨少於今之時乎抑遇合之術固有不同也今也天子懲近代之弊立諫諍風厲在位俾得言事誠得戇者出以應其求則治道可成矣同邑

遠在兒孫不如近在身三字爲力書取以風

潘君伯理甫年七十餘而以頤名其窩豈慕長孺輩者乎於其名可從而知其志惜其老而不獲見於用也然有志者不累乎用舍居乎家行乎鄉與用邦國奚異焉使長孺子布爲布衣亦將聞于時傳于後其肯泯然與庸衆人等乎君居其名師其道言論事爲必有卓乎越於世者是亦余之所慕者也願造君之窩而相與論之

遺安堂記

孤介之士離世自適而以利祿富貴爲致禍之具志於用世者鶩於可欲而以守高不屈爲致窮之術是二者之論皆似也而皆未合乎中道古之君子居乎位者衆

矣其子孫食其餘澤大者或爲封君遠者或數十世而不墜豈誠能致禍乎隱居行義苟無歉於心道德信於當時名節垂於將來其後人被服其遺訓卓然自立于天下世未嘗乏也豈果無以遺子孫哉劉景升僭竊於衰亂而欲以區區之勢誇龐公其意固隘矣龐公笑之言曰世人皆遺子孫以危吾獨遺之以安蓋爲景升發也由後世觀之據一州之地智不能取仁不能守身死未幾而雄豪有力者逐其子而奪其位孰若畎畝之安哉龐公之言其取驗也速矣然非所以論出處之際也當景升之時使有高光之才居方伯之位將使天下皆

安而况其子孫乎龐公雖賢安得而輕之公之輕景升
蓋輕其無定亂濟民之畧而以富貴爲樂也以富貴爲
樂而無憂天下之心能保其身則幸矣及其敗亡其子
孫欲爲奴隷尚可得乎故無道而富貴者皆龐公之所
笑以爲至危者也若夫有道之士則不然其隱也有以
淑其家其仕也有以澤乎民故其身無往而不安其子
孫無之焉而不食其報吾天台龐參父以公之遠裔而
名其所居之堂曰遺安貽書侯城里求予記之或疑參
父非隱者而其堂名必襲祖訓殆以隱爲高是未知龐
公之意亦未知吾參父之意也欲安其子孫者其要莫

大乎爲善無位而爲善其事難而爲功挾有位而爲善言脫乎口而民懷其惠仁發乎身而化行乎俗若決水於崇山而注之澤浩乎其孰能制之世之嗜利行私而不顧者皆未知爲身謀者也奚暇計其子孫之安與否乎參父積學明世務以進取爲事而欲遺子孫以安其所存者得先人之意多矣余家與參父之鄉邑比而壤接知麗氏之爲名門也稔矣參父素力於爲善繼自今以後越之東南世厥家聲者又參父所遺之安者哉

孝友菴記

烏傷朱氏居赤岸者爲最著元之季世丹溪先生諱震

琴師食無所矣吾嘗胃肉不寂要耳

昌字彥修以道德性命之説教其鄉人人咸服之先生娶戚氏生二子衍玉嘗擇地東朱山之原謂其子曰我死與而母俱藏此若等宜祔于左右皆應曰諾已而戚氏卒衍亦卒未幾先生亦卒玉奉先生及母夫人柩窆于其中奉兄柩窆墓右又預治其左爲二穴他日將與其妻合葬即墓前若干武爲庵俾子弟居之以奉洒掃扁之曰孝友而來告曰此先君之志我則行之請有以示後人使世守無怠嗚呼古禮之廢也久矣葬之弊爲尤甚古之葬者萬民各以其族區分而序列之惟有罪者則不入兆域至周之季雖稍變弛然族葬之禮未變

也昔嘗觀乎洙泗之間拜先聖人之墓見伯魚子思之冢昭穆序塟而子孫咸祔其側至今二千年而未已猶有先王之遺意焉今之人儒衣冠而誦六藝者皆以學孔子自名至於塟其親則往往信俗巫冢師之說爲其身謀或父子異處或兄弟殊遷使其魂魄不相接形氣不相依與黜罰其親何異乎而猶以儒稱於人不亦妄矣乎若先生父子者可謂無愧於孔子傳不云乎愼終追遠民德歸厚矣愼終之事玉既能行之苟欲追遠則豈不在後之人哉玉之子與行之子從父兄弟也至于孫則爲從祖兄弟矣愈遠而至于曾玄至于來昆又至

于數十世、分益盡愛敬之心、得無少衰乎、幸有人焉、能相率而拜于墓下、會于斯庵之中、指之曰、某某墓之子也、某墓之孫也、出于某墓者也、某墓又出于先生者也、吾數十百人、其初數十人耳、數十人其初數人耳、數人之先、先生一人耳、一人之身、何爲而不親睦乎、聞斯言也、有不涕泣而下拜者、非人也、孝友之心、其能自已乎、其有弗追遠而返始者乎、斯豈先生之志乎、其可以示後人否乎、玉泣曰、是先生命玉之志也、請書之、

以感人心
為古正一
參周禮所
矣

天台陳氏先祠記

方孝孺

天台陳氏居東皆山者為著姓其先自婺來遷至秉彝十餘世矣族之盛凡近百家秉彝之祖恐其族大服降其情或離而不屬乃為祠祀始遷祖而使族人合祭以維繫其心元末兵亂祠燬于火秉彝之父彥聖欲作新之未果而卒 國朝洪武十年秉彝以為先人之志奚可不承乃謀於堂弟集財聚工為祠於故址復以褻器不可以祭也設牢醴粢盛之器藏于祠以族人各用其物以祭為不飭也割田若干畝以供祀事請族之宗子主其祭祭必由禮而不越焉其役逾年而成其事可以

傳久而無弊因趙君將來京師請書之今天下之禮不合於古者多矣不合於古而合人情雖聖人出不能易也人之富貴自外至者不可以必得得之不可以世守而祇祖事先之心發乎天性人之所同也烏得以自外至爲之制而禁抑天性哉苟拘古之法庶人惟得祭其禰今飲與食持盃必奠執匕必祝始爲飲食之人去今巳遠矣今之飲食非彼爲之也人猶不忘之況祖考吾之所本者吾身皆其遺體其可忘而不祀乎自漢以來民之祭巳上及高祖非人不由禮也不合於人情勢不可守也孔子嘗謂繼周者有所損益其此類也夫陳氏

之祠自始遷而祭羣祖言乎古之禮固不盡合先王制禮之意似可爲得禮之本蓋禮所以善俗而教民親睦雖作于古不足以感人心猶非古也雖不合于古於俗有益焉安知其不合於先王之意乎暴戾之夫不可以詞說化示之以父之像則泣過祖之廟則敬其泣與敬豈待詞說哉出乎天性不可止也陳氏族人信盛矣合之以一祠猶一家也此祠不廢傳數百年猶旦暮也辨其親疏謹其品節不合於禮者鮮矣有可以持世變俗者極人力之至難猶得爲之況爲祠而善一族者乎然則典作之工雖微而可書者甚大余有志於變俗而未

能者喜其事約而博因記其處且識所感焉